

岂有此理

(清) 空空主人 著

子部 天下岂有此理

天下是谁家的天下？鲁迅先生《药》中的夏瑜说了句“这大清朝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别人评价是：“你想，这是人话吗？”

现代人已接受了“天下为公”的说法，可你相信 200 年前有个清朝文人就有类似说法吗？这个人就是空空主人。

人始终应该是“善”的，可有人为恶一世，至死方“言善”，不为迟乎？于事有补吗？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固是好事，可你只行路读书就能分辨是非、完善思想吗？

未必！

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亭林先生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以为至论。遂有志士蹈火而不顾，仁人殒身而不恤。然则世事之可为者，果如斯言哉？余以为不然。

以今日世事观之，所谓天下者，君者一人之天下也，非天下人之天下也。天下兴，则君者一人获其利；天下亡，则



君者一人罹其难，黎庶无与焉。

所谓黎庶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非其力不食，非其利不得，与天下无争之匹夫也。天下兴，于匹夫何利？天下亡，于匹夫何害？

梨洲先生尝曰：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视天下为己之莫大产业，传之子孙万代，以生息食利不绝。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其未得天下之时，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其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耳。”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其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君乃天下之大害，向使无君，黎庶尚各得自私自利也。

至矣斯言！是以天下之亡，则匹夫弃妻子，背乡井，为一人博莫大之产业而肝脑涂地；天下之兴，则匹夫得地而耕，养妻生子，为一人之产业孳产花息也。

呜呼！亭林终生博古通今，遍历九州，何陋至此？真所谓“规规小儒”，置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也。

天下兴亡，匹夫何利？匹夫何害？所谓“责”者，君者役匹夫之托耳。悲夫，小儒规规，掩耳盗铃。

古人云：“天下兴，百姓苦；天下亡，百姓苦。”信哉斯言！

人死言善

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李自成陷京师，上命传皇太子、二皇子至，犹盛服入。



上曰：“此何时而不易服乎？”亟命持敝衣来，上为解其衣换之，且手击其带，告之曰：“汝今日为太子，明日为平人。在乱离中匿迹藏名，见年老者呼之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万一得全，报父母仇，毋忘吾今日戒也。”此语出自帝王之口，沈痛极矣。

见 识 论

人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通古今，贯天地，无所不能。予以为非也。

读万卷书，增知也；行万里路，广闻也。然于识无丝毫长也。夫识，悟之心而得之道者也。

故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为学日益，为益日损。”

又曰：“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



丑部 正义岂有此理

秦桧长得什么样子？岳飞长得又是什么样子？没人知道，但人有忠奸之分，世上便有了二人的塑像：一个猥琐，一个英武。既然没人见过秦桧，焉知其相貌不是儒雅丰俊呢？

人可为僧，人弗能为佛。但人佛之间的界限的确很明显，为善事者有佛气，为恶事者怕是做人都不够格。

贺知章是个极有名望的人，但你能相信他徇私舞弊吗？名人做坏事的还少吗？

强盗招安后就不是强盗了，强盗有好坏之分吗？“好”强盗不也是违法吗？鲁迅诗：“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

退隐论

古人云：功成而不居，名就而身退，可以保身，可以全生。文种居官，有杀身之祸；范蠡殖货，得终生逍遥。留侯明哲，后顾无忧；淮阴乏术，患遂及之。故世人以退隐为高，以居官者为不智，且为之忧。

虽然，予观世事，居官者固有忧，然祸不及身；退隐者



号无虑，而常难自保。严介溪跋扈而终天年，刘伯温退身而不避死。故今之为官者，一但居其位，无不恋恋不舍，迟迟不退。予近读唐李丞相之《退身论》，得其正解，录之以供后来为官者琢磨也：

“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昔余常惑焉。文种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税驾之叹，张华愿优游而不获，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几，聪明志古，图国致霸，动必成功，而自谋其身，犹有所恨，况常人哉？其难于退者，以余忖度，颇得古人微旨。

“天下善人少恶人多，一旦去权，祸机不测。参政柄以御怨诽者，如荷戟以当狡兽，闭关以待暴客。若舍戟开关，则寇难立至。迟迟不去者，以延一日之命，庶免终身之祸。亦犹奔马者不可以委辔，乘流者不可以去楫。是以惧祸而不断，未必皆耽禄而患失矣。

“何以知之？余之前在鼎司，谢病辞免，寻即远就泽国。自谓在外而安，岂知天高不闻，身远受害。

“而陆士衡称：‘不知去势以求安，辞宠以招福。’斯言过矣。惟有遭逢善人，则庶可无患。若小人，则祸必及之，无所逃也。终不及乘扁舟，变姓名，浩然五湖之外，不在人间之世，斯可以免矣。”

隐士论

人谓隐者皆居山林，栖江湖，名为世重，而身不为世用。

予以为不然。夫真隐者，心隐也，非身隐也。

心隐者，身虽在闹市，而人不得知；身隐者，身虽在江



湖，而心系朝廷也。

昔南阳翟道渊与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隐于寻阳。庾太尉说周以当世之务，周遂仕，翟秉志弥固。其后周诣翟，翟不与语。翟为心隐，周乃身隐。身隐而心不隐，不可谓真隐者也。

昔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佗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矚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鬢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阮步兵所遇，其真人也欤？真隐者也。

真隐者也，孤傲而自利，有所得不与人共，有所悟不与人语，视著述如小草，知天道在矢溺。杨朱为己，不留片语，得利于当代；老子为人，著《道德经》，遗惠于后世。

真隐者也，渔父樵夫是也。安见渔父樵夫之身用于世也，又安见其名传于史也？诸葛孔明号躬耕南阳，不求闻达，然明主三顾茅庐。隐者为人所知，隐者之大患也。呜呼！“伏龙”先生，夫龙以“伏”名，此欲求闻达者也。“伏”者，隐于一时也。

嗟夫！没世而不闻，是为隐者；名重于世而身居山林，是为沽名者也。其隐也，待价也；其出也，沽售也。

势 嘲

处世之道，不可无势利之心。然而势者，利之本也。势



行，则利无不得。故人欲求利，必先论势。

方今贵官倚威势，富翁倚财势，名士倚声势，佳人倚色势，医生倚病势，卜师倚鬼势，吏胥倚虎势，土豪倚牛势，乡农倚田野势，商贾倚江湖势，武夫倚气力势，儒士倚斯文势，隐逸倚山林势，剑客倚豪侠势，和尚倚菩萨势，道士倚神仙势，盗贼倚力兵势，乞丐倚蛇蝎势，豪奴倚胁主势，悍妇倚制夫势，老年人倚阎王势，未亡人倚寡妇势，贪夫倚摇尾乞怜势，贫子倚穷凶极恶势，此人类之大较也。

人固有之，物亦宜然，龙倚云势，虎倚风势，马倚蹄势，牛倚角势，熊倚拔山势，狐倚据垣势，羊倚触藩势，犬倚噬人势，捷猿倚通臂势，狡兔倚营窟势，狸奴倚搏鼠势，螳螂倚捕蝉势，蜂蝎倚毒螫势，蟋蟀倚门狠势，蚊蝇倚钻刺势，虬虱倚跳跃势，此物类之大较也。

物犹如此，况于人乎！然则天下无一失势者也。观天下无一失势之物，即可知天下无一失势之人。知今之天下无一失势之人，即知古之天下亦必无一失势之人也。然莫谓无其人也，吾于古人中得一人焉。辱被宫刑，幽居蚕室，郁郁不得志，自数千百年以来，第一失势之人也。则请标题其名氏于天下曰：汉太史公司马子长。

资 格 论

古之用人，唯才是举，唯贤是从。今之用人则不然，动辄以资格为限。资深者居前，资浅者处后。资深者有言必从，不劳而获；资浅者人微言轻，劳而无功。

是故读书少年，虽满腹经纶，亦以科考为专务，求进身之资格也。多少奇士绝才，空怀济世之策，蹙首闾墨之中。



张恺，鄞县人，宣德三年，以监生为江陵令。

时值交趾大军过，总督日晡立取火炉，及架数百。恺即命木工以方漆桌锯半脚，凿其中，以铁锅实之。已，又取马槽千余。即取针工各户妇人，以棉布缝成槽，槽口缀以绳，用木桩张其四角，饲马食过便收卷，前路足用，遂以为法。

后荐为工部主事，督运大得其力。嗟乎，此监生也！用人可以资格限乎？

资格之限，为害深也，流毒广也。在野之能人，以资格之限不得效力于朝廷，或奔叛趋贼，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也。在朝诸君子，以资格之限不求献策于危难，因循坐误，养望待迁，此所谓尸位素餐，在其位不谋其政者也。

明宣宗以知府多循资格，不称任，会九郡缺守，命大臣举京官廉能者用之，擢郎中况钟、赵豫、莫愚、罗以礼，员外郎陈本深、邵旻、马仪，御史何文渊、陈鼎，皆赐敕，俾驰驿之任。其冬，复用薛广等二十九人，亦如之。

后钟等皆著声绩，有居官至一二十年者，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一时蒸蒸，称极盛焉。

呜呼！不以资格为限，人才之幸也，亦社稷之幸也。

忠奸辨

(一)

老子曰：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矣；

皆知善之为善，

斯不善矣。



故：

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

故天下本无美丑、善恶、忠奸，人为之也。

今人或指坟茔而赞：“此忠良也。”或诣陵寝而诟曰：“此奸佞也。”然忠良、奸佞于大道何与焉？

有朝一日，山崩地坼，星月同陨，复归混沌，美丑一为齏粉，善恶共赴黄泉，忠奸同归洪荒。春秋碑铭又何足道哉？

忠奸辨

(二)

予游岳坟，见桧之跪像，形容猥琐，其上唾涕狼藉，而武穆岿然而立，有气吞山河之势，其下香火不绝，人皆仰瞻。

予叹曰：塑匠岂知二人真面目邪？以今世而论，忠者未必伟岸，奸者未必猥琐。今人所仰瞻者，安知其非秦桧之真面目，而为武穆也？而所唾弃者，又安知其非武穆之真面目，而为奸桧也？



人佛之间

人馈得心大师鸡子若干枚，大师吞咽作偈曰：“混沌乾坤一壳包，也无皮骨也无毛，老僧带尔西天去，免在人间受一刀。”是大慈悲、大解脱。张献忠攻渝，见破山和尚，强之食肉，师曰：“公不屠城，我便开戒。”献忠允之，师乃食肉，说偈曰：“酒肉穿肠过，佛在当中坐。”是大功德、大作用。又某僧劈伽蓝作薪煮狗肉，有句云：“狗肉锅中还未烂，伽蓝再取一尊来。”

呜呼！为人如此，可以为佛；为佛如此，可以为人乎？

考 弊

昔人诗云：“醉里神仙有几人，镜湖未赐敢抽身。墙头喧诉声如海，急杀风流贺季真。”《唐书》载：贺知章在礼部选郎，取舍不公，门荫子弟喧闹盈门，知章不敢出，乃舁一梯于后园，出头墙外以决事。

康熙辛丑科，李穆堂先生用通榜法，所取皆知名之士。下第者纠众于闾外作闹，新进士徘徊门外，无由入谒，或呈一诗嘲之云：

“门生未必敢升堂，
道路纷纷正未央，
我献一梯兼一策，
墙头高立贺知章。”



亦用此典也。

盗亦有道

郭学显乳名郭婆带，粤洋巨盗也。虽剽掠为生，而性颇好学，舟中书籍鳞次，无一不备。船头旁二句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在洋骚扰多年，官兵莫敢捕治。柏菊溪制军莅任，议主招降。郭率众投诚，予以官爵，力辞不受，于羊城买屋课其诸子，以布衣终。殆盗中之有道者也。



寅部 历史岂有此理

谁告诉你刺秦的荆轲是个英雄？《史记》吗？你所知道的英雄人物大概都是在历史书上看到的吧？你用自己的大脑思索过吗？在空空主人眼里，荆轲可是个有勇无谋、无情无义之徒。

历史书里的东西是真实的历史吗？

那么，空空主人说的就一定对吗？

那么，谁对呢？哪个更真实——动动脑子，你就会有自己的答案。

比如，你相信人会 and 野兽和睦相处吗？可能会的。但野兽为什么只吃恶人，不吃好人呢？难道好人身上会有一种气味使野兽喜欢？如果你相信了这个也无妨，但你会相信一个孝子的一声叹息会使洪峰减退吗？

荆轲论

言者豪杰之士，出身犯难为天下成不世出之功，平昔必有坚忍之力，揆时度务，养其全锋，以制胜于必然之涂，而后乘间一发，天下莫敢当其冲。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逞



其小忿以侥幸于一时者之所能就也。若夫逞其小忿，侥幸一时，其中又无挟持之具以制胜于必然，傲区区匹夫之勇，轻诚于不测之地，我发之而人制之，以身殉事，其势必无以自全。

荆卿奉使入秦，挟舆图以生劫秦王，卒之为谋不成，以死报燕。后之义夫烈士，诵《易水之歌》，莫不壮荆卿之勇而悲其死，不知荆卿有以自取之也。

荆卿者，愚妄无识、刚愎任性之徒而已。而曾见愚妄无识之人，复济以刚愎之性，可以从容就事而无害者哉！

太子丹弗忍见陵之耻，修怨于秦，行危而求安，造祸而求福，是谓委肉当饿虎之蹊也。不肯弃哀怜之交，收秦之亡将，受而舍之。夫以秦之强暴，积怒于弱小之燕，已为寒心，又况闻其仇怨之所在乎！燎鸿毛于炉炭之上，是真丹命卒之期矣。

鞠武曰：“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之。”此老成之见，至当不易之论也。而丹以为旷日持久，不能须臾。夫求胜于须臾，势必为侥幸之谋；为侥幸之谋，势必无万全之计。

虽然，丹不足责也。乃若荆卿恃血气之勇而甘心就死，此吾所为惜也。

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齐、楚。王翦将数十万之众距漳、邺，李信出太原、云中，赵不能支，必入蓟城。斯时之势，非秦灭燕，即燕亡秦。为之谋者，操百战百胜之术以当之犹恐不足以制其后，况乃不忍小忿，出于行险侥幸之涂，以自速其祸。

意欲生劫秦王，若曹沫之于齐桓公，计亦疏矣。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其时危亡之数，间不容发，犹欲仓卒犯难，左手把其袖，右手搥其胸，要而劫之，誓得约契以报太



子，岂谓秦庭之上虚无人邪？抑何视敌如小儿邪！

呜呼！齐桓之侵地未归，曹沫已伏尸于坛下，五步之血，不能赎三败之羞，其将何以报命乎？愚而妄，勇而无谋，事之所以不成也。

有为之解者曰：“匹夫就义，以身许人生死，有所不计。荆之侠也，慕聂政之风而起焉者也。事捷，大国倚之；其不捷，天实主之。焉得以成败论人短长哉？”

然吾谓聂政有荆卿之勇，而荆卿无聂政之才。轲之不如政，定乎品之优劣，非关乎事之成败也。

严遂隐交于聂政，举百金为政母寿，义不受馘，慨然以身为知己用，较荆卿之恣欲于车骑美女，益有异焉者矣。

东孟之会，仲子请益壮士为羽翼，辞，仗剑至韩，一举而事成，较诸待客与俱，未有行意，太子丹强而后发，且有怨言，其间之得失可知矣。

韩相韩傀，韩君之季父也。宗族甚多，居处兵卫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杀之，兼中烈侯，因自屠肠以死。韩取其尸悬于市，久之，莫知其谁。勇哉，气矜何其隆也！若夫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陈殿下，其势易捷于韩。乃见匕首于图穷之会，环柱相追，药囊乍抵，侍医已起而为难。及其断左股，被八创，业知事之不就，且犹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夫既不能杀之，仅从而笑骂之，岂以笑骂为甚于杀邪！抑以笑骂为毕乃事者邪！噫嘻，何其馁也！

且将死之时，犹必自明其所以报太子之故，至使燕王斩太子以献，而燕亦由此以亡。吾闻聂政之刺韩傀也，聂政死之，严仲子依然无恙也。若荆卿者，其上无以除人之害，下无以全己之身，人我两亡，始终莫济，徒以一死殉之，复何益哉？



夫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太山，或轻于鸿毛，用之趣异也。

荆卿之愚以贾祸不足论，乃其所善者如田光、高渐离亦皆后先赴难以乐于死。人诚不肯乐于死，两人何以独乐于死也？田光因太子之疑自刭以明不言，夫为行而使人疑之，诚非节侠之士所愿闻。然吾闻士为知己者死，未闻其为不知己者死。高渐离矐目入秦，置铅于筑，击秦王不中，遂服诛。荆卿之事在彼尤而效之，殆尤甚焉。

两人者，素与轲相善，故其意气亦相类。合而论之，皆刚暴轻死之徒，焉睹所谓知勇兼优之士哉！

然而荆轲之意固自视其死为至乐也。义勇邀天下之名，威武落祖龙之胆，笑傲慑舞阳之气，悲歌寒宾客之心，人力尽而天不可回。显以报田光之知己，事不成而以身为殉，隐以泯太子之怨，尤持此自慰。固已自足俯仰无憾也已。

独是所可惜者，樊将军之头，置之于无用之地，特未知荆轲之心当于何日偿之也！呜呼，陋矣。

荆 卿 诗

予尝以为荆卿非勇非智、不仁不义，其刺而不中，良有以也。且海内一统，天道也，非一荆卿可沮也。有荆卿诗，可以佐予论：

“秦皇按剑吞诸侯，
燕丹太子思报仇。
荆卿慷慨以身殉，
临行更请将军头。”



将军断头头不落，
背有人头血漉漉。
倒悬双眼看荆轲，
不到咸阳不瞑目。
咸阳宫阙郁崔嵬，
列戟如山九殿开。
一道白虹穿白日，
荆轲含笑捧头来。
将军头对秦皇面，
督亢图穷匕首见。
此时秦皇手无剑，
十万貔貅不上殿。
殿下负剑频招王，
王却击轲轲八创。
匕首不利药囊利，
人术虽疏亦天意。
呜呼！
天意帝秦不可回，
君不见渐离之筑张良椎！”

史不可信

(一)

人谓《史记》不隐恶，不虚美，绝响于后世。余以为过矣。

太史公著国史，以一己之好恶为天下是非，因私愤而示



上下之过，无所不至，是谓不隐恶邪？吾不知何为恶也。

尝读《越王勾践世家》，有曰：“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夫以刑余之人，颂劫后之主，同病相怜，虚美之情溢于辞也。

嗟夫，隐恶而虚美，尚绝响于后世，后世之史岂可读邪？

史不可信

(二)

予尝读《晋书》，有：“郭文入吴兴余杭山穷谷中，倚木于树，苫盖而居，都无壁障。时猛兽为暴，入屋害人，而文独宿十余年，卒无患害。尝有猛兽忽张口向之，文视其口中有横骨，乃以手探去之，猛兽明旦致一鹿于其室前。”

予又读《南史》，有：“庾子舆父卒官巴西，子舆奉丧归。至巴东淫预石、瞿塘大滩，秋水犹壮，子舆抚心长髻。其夜五更，水忽减退，安流南下。及度，水壮如旧。”

呜呼！《晋书》、《南北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小说也，非史也。以小说为史，以史为小说，史家之幸欤？抑小说家之幸欤？

史不可信

(三)

空空主人曰：“史不可信。”

客问：“先生何沮至此？”



空空主人曰：“凡史皆用曲笔也。”

客曰：“非皆曲也。”

空空主人曰：“请明示。”

客曰：“《春秋》直笔。”

空空主人求详解。

客曰：“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

空空主人笑曰：“乱臣贼子固惧耳，暴君乡愿何乐如之？”

客亟起问：“敢问先生何谓也？”

空空主人曰：“孔子作《春秋》，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

客不解。

空空主人笑曰：“先生岂不闻成者王侯败者贼耶！”

客犹不解。

空空主人正色曰：“尊卑亲疏贤不肖，皆莫辨也。”

史不可信

(四)

今读昌黎《上大尹李实书》云：“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皆能守官奉职，无过失而已；未见有赤心事上，忧国如阁下者。今年以来，不雨已百余日，种不入土，野无青草。而盗贼不敢起，谷价不敢贵，百坊、百二十司、六军、二十四县之人，皆若阁下亲临其家。老奸宿脏，销缩摧沮，魂亡魄丧，影迹灭绝。非阁下条理镇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以及此！”推崇可谓至矣。后作《顺宗实录》云：“实谄事李齐骤迁至京兆尹，恃宠强愎，不顾邦法。



是时大旱，京畿乏食，实不以介意，方务聚敛征求，以给进奉，每奏对辄曰：‘今年虽旱而谷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凌铄公卿，勇于杀害，人不聊生，及谪通州长史，市人欢呼，皆袖瓦砾遮道伺之。”与前书抑何相反若是乎。或曰：“书乃过情之誉，史乃纪实之词。”然而誉之亦太过情矣。三代直道之公，可如是耶？

似与不似之间

(一)

昔人以鲧比王安石，其论曰：“鲧名重，安石亦名重；鲧圯族，安石亦圯族；鲧志在平水土而有害无利，安石志在谋富庶而亦有害无利。”有人以刘后主比齐桓公，其论曰：“桓公庸主也，禅亦庸主也；然桓公虽嬖易牙、竖刁等，而独信任管仲，后主虽宠中官黄皓等，而独信任武侯，卒不使二人为群小所挠也。”又有人以周宣王比唐玄宗，论曰：“宣王之与玄宗，皆两截人。宣王中兴，玄宗亦中兴，而末路则皆不振。宣王‘共和’之时，皆明智之举，千亩之后，皆昏聩之态。玄宗开元以前，姚、宋相而治，天宝以后，杨、李相而乱。盖有英武天才以□其始，而无沈厚之德以持其终也。”

此等比拟，在似与不似之间，俱极贴切。



似与不似之间

(二)

曹孟德之“横槊江上”，似祖士稚之“击楫中流”，颇有义勇气。韩节夫之“定议伐金”，似周公瑾之“力排降魏”，颇有英雄气。严介溪之“读书山堂”，似范文正之“断齋僧寺”，颇有苦节气。

然而非其人，则谬以千里矣！

人 殉

成祖之崩，宫人殉葬者三十余人。及殉之日，宫人先赴宴，宴毕哭声震，其不愿死，而不得不死，惨状不忍睹。

将入殓，宫人皆立于小榻上，引颈入环，旋撤小榻，宫人嚎呼而绝。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咏 史

自从盘古分天地，
花样重新做出来。
东说阳山西说海，
之乎者也矣焉哉。



卯部 人生岂有此理

快乐人生如何？悲惨世界又如何？比如一个女孩很小就失去双亲，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会有快乐吗？再如有人吃惯了所谓的“龙肝凤胆”，你相信他会喜欢吃狗粪吗？前者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偶有欢喜，不尽的却是悲伤；后者如本章中的贺兰进，他的变态不应叫人生了，那才真是岂有此理！

你喜欢自己的孩子吗？别溺爱他。你想过纨绔子弟的下场吗？那就该及早警觉。

知天命固好，不知也罢，只是千万别成为不辨是非的“活死人”。

溺爱戒

有客畜洋犬一，白质而黑章，毛色鲜润，可解人意，能臣立拱手，或盘旋作狮子舞。客爱之殊甚，非犬莫与为欢，犬非客亦莫与为欢也。项下缀金铃，朝夕持象牙梳拂拭，人犬偕同食同卧。

或笑问之曰：“客何怜惜之深也？君之于犬，若子待父



母然。”

客曰：“否否。子之于父母，尔安见其能孝？父母之于子，我未见有不慈者。予之于犬，若父母之待子也。”

君子曰：“旨哉斯言，可以为溺爱犬子者戒。”

达人知命

唐杜进家藏书每卷后题云：“清俸买来自勘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

后人谓其所见不广，然余谓达观之见，止可自扩心胸，不可垂训子孙。三代鼎钟，皆圣贤之制，款识具在，或曰：“永宝用。”或曰：“子子孙孙永用享。”岂圣人超然远览，不能忘情于一物耶？而故作是语者，以为垂训之体，不得不然也。自庄列之说兴，遂以天地为逆旅，形骸为外物，创浮云敝尸之谈，而不为硕果苞桑之想。然是焉可以为法哉？

活死人说

人莫苦于生，而莫乐于死。天道至公，人人各与以一死。而惜乎其一死不可再死也。

今有人焉，日与忘死之人论死，无怪乎其不知死；日与惧死之人论死，无怪乎其不知死；日与未死之人论死，无怪乎其不知死。夫以人人其有之死，而人人不知其死。呜呼！死已。

骷髅语庄子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此。”可知死，



心死也；心不死，故不死。

生莫悲于恋身，而死莫乐于忘心。忘心则自有其身，忘身则自见其心，何往而不得其至乐哉？

客有笑予愚者曰：“子未死，子何以知死？子知乐于死，子何以不死？”

予闻“活死人”之说，曰：“人之生也，无不忆父母，恋妻子，聚财货，营宫室车马衣服器用以防死，而及其死也，都无系恋而飘然长往也，必有所甚乐于此也，不然则返矣。”

庄子曰：“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

“活死人”曰：“死，永年也。”

戒 纨 褻

少年不读书，
父兄佩金印，
子弟乘高车。
少年不学稼，
朝出乌衣巷，
暮饮青楼下。
岂知树上花，
委地不如蓬与麻。
可怜楼中梯，
枯烂谁论高与低。



尔父尔兄归黄土，
尔今独自当门户。
尔亦不辨亩东西，
尔亦不能学商贾。
时衰运去繁华歇，
年年大水伤禾黍。
旧时诸青衣，
散去知何所。
簿吏忽升堂，
催租声最怒。
相传新使君，
怜才颇重文。
尔曾不识字，
张口无所云。
卖田田不售，
哭上城东坟。
昔日少年今如此，
地下贵人闻不闻？

知县念佛

前辈有为县令者，今退以贯珠诵佛。其叔父见之，云：“汝欲为佛耶？”曰：“然。”叔曰：“汝既做了知县，尚想做佛耶？”言：“造业之多也。”其人悚然。

余谓：此犹有悔过之意，若今之县令并不肯手捻贯珠，闲中忏悔矣。



人身小论

人身有窍必淫，性使之然也。耳窍淫于声，目窍淫于色，口窍淫于味，鼻窍淫于香，以致阳窍淫于精，阴窍淫于血，天性固然，无有不乐就于淫者。

乃人身有一物焉，不移于性而移于习。习于善则善，习于恶则恶，关乎风气之盛衰，系乎人心之厚薄，而不禁上观千古，下观千古，睪然望，穆然思，凜然危之，慨然惜之，哑然笑之。

噫嘻，此何物也？此即人之所以营宫室、备车马、制衣服、贍器用、给饮食、养父母、畜妻妾、传子孙、通亲戚、交朋友、役奴婢以及居家一切日用急需所从出者之物也。

书房公赋

《六经》设，《四书》列，先生贫，书房窄。覆压一间半披，隔离天日。沿街北构而西折，直走门房。沟水溶溶，流入花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学徒慢来，怒牙高啄。浑浑焉，穆穆焉。《诗》云子曰，杳不知其几时歇。独眠卧铺，未云何龙？腹道行空，不酒何红？黑暗冥述，不知西东。灯台花落，春光融融。寒氈冷被，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夜之间，而气候不齐。

菲仪贴膳，徒子徒孙，辞家到馆，受业于门。朝功夜课，众姓工人。晶光荧荧，端汤盘也；绿云袅袅，花落坛也；波流涨腻，痰盂翻也；烟斜雾横，为炊饭也；雷霆乍



惊，手板过也。出恭远去，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节一送，束脩极廉，眠思梦想而望幸焉。有不得者，三十六千。笔砚之收藏，纸墨之经营，笥篋之精英，几世几年，取掠于人，倚叠如山。一旦不能去，谕来其间。衣冠服饰，□履衾席，寒酸萧瑟，馆童视之，亦不甚惜。

嗟乎！一人之身，七八口之命民。彼爱束脩，人当念其家。奈何与之仅锱铢，轻之等泥沙。使笔耕之士，拙于南亩之农夫；板凳之苦，病于机上之工女；瘟头昏昏，虐于罪凶之縲绁；课卷参差，纷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难于按谱之制曲；嘈杂呕哑，烦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师，不敢言而敢怒，劣徒之心，日益骄固。七月到，三杯举，东人一辞，非同小可。

呜呼！慢先生者，先生也，非人也；自慢者，人也，非先生也。嗟乎！使先生各贵其品，则足以信人；人复爱先生之品，则得一馆可至一世而为师，谁得而轻慢也。先生不暇自爱，而求人爱之。人不爱之而不鉴之，且使先生而亦轻先生也。

好食说

国人好食，由来久矣，于今为极。昔夫子尝曰：“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精细而已。今人精细之外，又添奇异。

俗语云：“食甚补甚。”昏聩者食耳目，痴呆者食心脑，肝热者食肝，肾虚者食肾。果能补邪？

今人又有食“凤冠龙唇”者，非为味也，为富贵容也。

鲜于叔明嗜食臭虫，权长孺嗜食人爪，刘邕之嗜食疮痂，张怀肃好服人精，贺兰进好啖狗粪，辽东丹王好啖人



血，明附马都尉赵辉善食女人阴津月水，南京祭酒刘俊喜食蚯蚓。

呜呼！国人之好食也，于味不美，于理难解，何其陋也！

大智若愚

人生在世，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予常惑焉。

予近读古智者书，豁然开朗，志之，以后惑如我者。

古智者曰：

大有若无，
大美若丑，
大善若恶，
大得若失，
大成若缺，
大盈若冲，
大益若损，
大清若浊，
大静若躁，
大新若旧，
大是若非，
大出若进，
大明若掩，
大刚若柔，
大开若闭，
大密若疏，



大坚若破，
大张若弛，
大缓若急，
大锐若钝，
大正若奇，
大取若舍，
大夺若予，
大厚若薄，
大进若退，
大难若易，
大朴若华，
大文若质，
大贵若贱，
大富若贫，
大尊若卑，
大福若祸，
大诚若伪，
大公若私，
大欣若悲，
大乐若忧，
大胜若败，
大功若罪，
大雅若俗，
大勤若懒，
大饱若馁，
大淫若贞，
大倨若恭，
大拘若达，



大廉若贪，
大谄若谄，
大直若屈，
大辩若讷，
大巧若拙，
大勇若怯，
大智若愚，
大忠若奸。

呜呼！旨哉斯言。予去岁得一子，取名曰：“若智”。



辰部 金钱岂有此理

今人王朔名言：钱不是万能的，没钱是万万不能的。空空主人 200 年前说：王朔错了，钱绝对是万能的，钱能通神。

空空主人唯“钱”论是一心一意，王朔是一分为二，孰高孰下，不知道。

钱是好东西，但有钱人不一定是好东西；有钱是好事，但以钱行出的事不一定是好事。这谁都清楚，但清楚了又怎样？明白人做出的糊涂事还少吗？

钱是所谓的货币，一般等价物，但有钱人有“超值享受”，让我等穷小子艳羡不已，只盼钱不能通神的那一天。会来吗？那一天。

钱能通神说

有客诣空空主人，容甚戚，既坐，语无伦次。

空空主人曰：“先生似有难言之苦。”

客喟然叹曰：“不足道。”

空空主人起而问：“何事不足道，而足萦心间邪？”



曰：“区区小事，恐褻先生圣听。”

空空主人曰：“姑妄言之。”

客嘿而不语。

空空主人固请，客顾左右欲言他，终无可奈何，遂言曰：“为钱不足也。”

空空主人亟起曰：“是岂小事邪？是乃人间第一大事也。”

客不解，曰：“先生何以言此？”

空空主人曰：“夫钱之为钱，亦人之为人也。钱者，人之本也。”

客瞿然曰：“人谓道德仁义，人之本也。先生不云道德仁义，反以钱为天下第一大事，何故本末倒置也？”

空空主人笑曰：“先生不闻古人云‘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是以财用为先，礼义居后，钱为本，人处末，本末各得其所，各居其位，何云倒置哉？”

客曰：“君子不言钱。”

空空主人曰：“君子口不言钱，然心向往之。太史公著《史记》，为货殖列传，其言曰：‘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揄鸣琴，揄长袂，蹑利屐，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阡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



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

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增益彰，失矰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

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

客嘿然，良久，徐曰：“君子非不好钱，然安贫乐道，古之训也，故羞于言钱。”

空空主人曰：“君子固贫，虽合于古训，然不行于今世。”

客求解。

空空主人曰：“人于万物，皆可构仇怨，而先生安见人于钱财构仇怨者？”

客然之。

空空主人又曰：“《礼》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而遂大欲、去大恶者，唯钱而已矣。”

客粲然笑曰：“先生之言，振聋发聩，有拨云见山之效。”

空空主人曰：“此人间之实在情形也，非予识有所异，言有所建也。”

客曰：“夫天下人以钱为本则已，何故巧取豪夺，争斗不已？”



空空主人曰：“人欲如壑，填则益深，人欲如川，堵之愈溢。且人于财货金钱，何有足时。”

客曰：“予知之矣，古人云：‘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盖人欲无厌也。”

空空主人曰：“先生得之矣。”

客又曰：“欲虽无厌，而所恶者唯病死而已，所费当有限耳。”

空空主人曰：“非也。人之所恶亦如人之所欲，无涯际也。”

客茫然，曰：“予不敏，敬受先生之教。”

空空主人曰：“予试为先生言之。夫人之有病，致回春妙手，开再生秘方，所需何也？”

客曰：“钱也。”

空空主人曰：“至若微恙渐浸，入于膏肓。针药不为效，医巫不能救，则招僧求道，唤魂驱邪，所需何也？”

客曰：“钱也。”

空空主人曰：“或为仇家构陷，争讼公堂，沉冤牢狱，奔走于胥吏之间，号呼于权豪之门，去枷号之苦，脱縲绁之羁，所需何也？”

客曰：“钱也。”

空空主人曰：“至若枉曲无矫，冤屈不雪，申诉难闻，秋决日近，则百计求告于狱吏牢卒，务求全尸，所需何也？”

客曰：“钱也。”

空空主人曰：“是故钱之用，无所不在。一言以蔽之，曰：‘能通神。’”

客笑曰：“俗语曰‘钱能通神’，其是之谓邪？”

空空主人曰：“然也。神且能使，况于人乎？故先生无钱，乃人生第一大事。予尝读鲁褒《钱神论》，心中豁然开



朗。”

客起曰：“请详言之。”

空空主人曰：“鲁子处乱世，感时弊，遂隐姓名，作此以警世人。其文略曰：

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其积如山，其流如川。动静有时，行藏有节。市井便易，不患耗折。故能长久，为世神宝。

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翼而飞，无足而走。解严毅之颜，开难发之口。

钱多者处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君长者丰衍而有余，臣仆者穷竭而不足。《诗》云：“哿矣富人，哀哉茆独。”岂是之谓乎！

京邑衣冠，厌闻清淡，对之睡寐，见我家兄，莫不惊视。钱之所祐，吉无不利，何必读书，然后富贵！

由此论之，谓为神物。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而入紫闼。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非钱不胜，幽滞非钱不拔，怨讎非钱不解，令问非钱不发。

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时。执我之手，抱我终始，不计优劣，不论年纪，宾客辐辏，门常如市。

谚曰：“钱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钱而已。故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仕无中人，不如归田；虽有中人，而无家兄，不异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行。

客拊掌而曰：“至矣斯言。钱能通神，予识之矣。”



钱 铭

内方而外圆，人之所以为人也，即钱之所以为钱也，而今日不然。

咏 钱

东手接来西手去，
别时容易见时难。
一钱逼死英雄汉，
多少旁人冷眼看。



已部 文人岂有此理

文人向以酸臭著称，其“酸”可能被视为清高，所以有不知耻的文人常自诩“才高八斗，恃才傲物”。

但文人又历来受人尊敬，曾有书法家在酒店墙壁上写字，观者如潮，扔过来的铜钱淹过了脚面。

书法和书法家受到尊重是自然的，但秦桧和蔡京也是书法家，却没人喜欢他们，连秦桧发明的秦体字，也被称为“宋体”。

看来，连酸臭之文人都有人尊重，但没有人瞧得起品格低下的，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人。

画史问答

画法不行久矣，所传于世者有二焉：一曰“行乐”，一曰“春宫”。

画行乐、春宫者，莫多于虎阜山塘，来游虎阜山塘者，莫不喜春宫而恶行乐。故行乐之势不敌于春宫久矣。有业此业者，因其业之甘苦不均，乃遂哗争不已。

画行乐者曰：“子画令人褻，不如予画令人敬。”



画春宫者曰：“子画令人憎，不如予画令人爱。”

画行乐者曰：“子画所以教淫，不如予画之可以教孝。”

画春宫者曰：“子画所以利鬼，不如予画之可以利人。”

画行乐者曰：“予之画，吴道子点睛术也，宜乎古。”

画春宫者曰：“予之画，仇十洲写生手也，宜乎今。”

画行乐者曰：“幻相不如实相，传神者难。”

画春宫者曰：“死法不如活法，有情者贵。”

画行乐者曰：“床第之私，久成俗套，奚待尔之描摹？”

画春宫者曰：“衣冠之辈，多属游魂，何劳君之点缀？”

画行乐者曰：“予能以贫贱易富贵，有挽回命相之权。”

画春宫者曰：“予能以男女合阴阳，有弥补化二之力。”

画行乐者曰：“以尔处心积虑，入诱人犯法之条，罪可杀。”

画春宫者曰：“以尔张冠李戴，罹乱人宗祧之律，法当诛。”

画行乐者曰：“尔若近取诸身，恐即是自家之儿女。”

画春宫者曰：“尔但因人成事，徒然为众姓之子孙。”

画行乐者曰：“家家不可无行乐，人人未必有春宫。尔之用隘，不如予之用广也。”

画春宫者曰：“人人未必有行乐，家家都有活春宫，尔之法拘，不如予之法灵也。”

画行乐者曰：“去行乐之冠履，安知不是春宫？”

画春宫者曰：“加春宫以袍服，未必不成行乐。”

画行乐者曰：“裸体跣足，宜于夏而不宜于春，夏宫非春宫也。”

画春宫者曰：“奠酒焚香，动乎哀而不动乎乐，行哀岂行乐哉？”

两人之言若此。



君子曰：“行乐为祖宗计也，春宫为子孙计也。今人为子孙计者多，而为祖宗计者少。宜乎，行乐之势不敌于春宫也！”

棋 谱 铭

棋不在高，有仙则名；著不在勤，弗悔则灵。斯是棋谱，唯吾得情。精明无懈局，草率不连赢。谈笑有国手，往来非赌精。可以调素心，役神明。无纸竹之乱耳，无筹码之劳形。棋输木头在，著著见将军。君子云：“何臭之有？”

象 棋 源

人皆以象棋为戏，然鲜知象棋之源流也。

宋玉《招魂》言：“翩翩象棋，有六簿些。”其所云“象棋”，乃是以象牙为棋子，非今之所谓“象戏”也。今象戏不知起于何时。

刘向《说苑》云：“雍门周谓孟尝君曰：‘足下闲居好象棋，亦战争之事。’”似七国时已有此戏。《太平御览》又谓：“象棋乃周武旁所造，然有日月星辰之象。”此复与今之象戏不同。

近又有三人象戏，士角添旗二面，在本界直走二步，至敌国始准横行，然亦止二步。去二兵添二火，火行小尖角一步，有去无回。棋盘三角，中为大海，三角为山为城。兵旗车马，俱行山城。炮火过海。起手大抵两家合攻一家，然危急之际，亦须互相救援。缘主将一亡，则彼军尽为所吞，以



两攻一，势莫当也。故往往有彼用险著制人，而我反从而解之者，夫救彼正所以固我也。钩心斗角，更难于二人对局者。

书以人贵论

苏、黄、米、蔡乃宋之四大书家，人咸知“蔡”之为蔡襄久矣。其实不然，“蔡”乃蔡京也。世以蔡京为奸佞，故隐其书名，而以襄代之也。秦桧为奸佞，其书不传于世；岳武穆号忠义，其墨迹遍天下。然以书名论，桧之过飞多矣。

子曰：“不以言举人，不因人废言。”嗟夫！人皆是其言，然不能行其事，不隐善，不虚美，何其难也！

书 宝

书之珍品，人皆宝之。然真爱书者，鲜矣。书者，人为之，然书亦可变人也。有以书而贵者，亦有以书而罹祸者。

昔僧智永弟子辨才，尝于寝房伏梁上为一袞槛，以贮王羲之之《兰亭》，保惜贵重于师在日。贞观中，太宗以听政之暇，锐志玩书，临羲之真草书贴，构募备尽，唯未得《兰亭》。寻讨此书，知在辨才之所，乃敕追师入内道场供养，恩赉优洽。数日后，因言次，乃问及《兰亭》，方便善诱，无所不至。辨才确称往日侍奉先师，实常获见。自师没后，荐经丧乱，坠失不知所在。既而不获，遂放归越中。后更推究，不离辨才之处。又敕追辨才入内，重问《兰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谓侍臣曰：“右军之书，朕所偏宝，



就中逸少之迹，莫如《兰亭》。求见此书，劳于寤寐。此僧耆年，又无所用。若得一智略之士，设谋计取之必获。”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臣闻监察御史萧翼者，梁元帝之曾孙，今贯魏州莘县。负才艺，多权谋，可充此使，必当见获。”太宗遂召见。翼奏曰：“若作公使，义无得理；臣请私行诣彼，须得二王杂帖三数通。”太宗依给。翼遂改冠微服，至洛潭。随商人船，下至越州。又衣黄衫，极宽长潦倒，得山东书生之体。日暮入寺，巡廊以观壁画，过辨才院，止于门前。辨才遥见翼，乃问曰：“何处檀越。”翼就前礼拜云：“弟子是北人，将少许蚕种来卖。历寺纵观，幸遇禅师。”寒温既毕，语议便合，因延入房内，既共围、抚琴，投壶握槊，谈说文史，意甚相得。乃曰：“邹阳云：‘白头如新，倾盖如旧。’今后无形迹也。”便留夜宿，设缸面、药酒、果等。江东云缸面，犹河北称瓮头，谓初熟酒也。酣乐之后，请宾赋诗。辨才探得“来”字韵，其诗曰：“初酿一缸开，新知万里来。披云同落寞，步月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风长旅雁哀。非君有秘术，谁照不燃灰？”萧翼探得“招”字韵，诗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胜招。弥天俄若旧，初地岂成遥。酒蚁倾还泛，心猿躁似调。谁怜失群翼，长苦业风飘。”妍蚩略同。彼此讽咏，恨相知之晚。通宵尽欢，明日乃去。辨才云：“檀越闲即更来。”翼乃载酒赴之，兴后作诗，如此者数四，诗酒为务，其俗混然。经旬朔，翼示师梁元帝自书《职贡图》，师嗟赏不已，因谈论翰墨，翼曰：“弟子先传二王楷书法，弟子自幼来耽玩，今亦数帖自随。”辨才欣然曰：“明日来，可把此看。”翼依期而往，出其书以示辨才。辨才熟详之曰：“是即是矣，然未佳善也。贫道有一真迹，颇是殊常。”翼曰：“何帖？”才曰：“《兰亭》。”翼笑曰：“数经乱离，真迹岂在？必是乡榻伪作耳。”辨才曰：“禅师在日保



惜，临亡之时，亲付于吾。付受有绪，那得参差？可明日来看。”及翼到，师自于屋梁上槛内出之。翼见讫，故紫瑕指顙曰：“果是乡榻书也。”纷竞不定。自示翼之后，更不复安于伏梁上，并萧翼二王诸帖，并借留置于几案之间。辨才时年八十余，每日于窗下临学数遍，其老而笃好也如此。自是翼往还既数，童弟等无复猜疑。后辨才出赴邑汜桥南严迁家斋，翼遂私来房前，谓童子曰：“冀遗却帛带在床上。”童子即为开门，翼遂于案上取得《兰亭》及御府二王书帖，便赴永安驿，告驿长陵朔曰：“我是御史，奉敕来此，今有墨敕，可报汝都督知。”都督齐善行闻之，驰来拜谒。萧翼因宣示敕旨，具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召辨才。辨才仍在严迁家未还寺，遽见追呼，不知所以。又遣云：“侍御须见。”及师来见御史，乃是房中萧生也。萧翼报云：“奉敕遣来取《兰亭》，《兰亭》今已得矣，故唤师来别。”辨才闻语而便绝倒，良久始苏。翼便驰驿南发，至都奏御。太宗大悦，以玄龄举得其人，赏锦彩千段。拜翼为员外郎，加五品；赐银瓶一，金缕瓶一，玛瑙碗一，并实以珠，内厩良马两匹，兼宝装鞍辔；宅庄各一区。太宗初怒老僧之秘□，俄以其年毫不忍加刑。数月后，仍赐物三千段，谷三千石，便敕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将入己用，乃造三层宝塔。塔甚精丽，至今犹存。老僧因惊悸患重，不能彊饭，唯饮粥，岁余乃卒。帝命供奉榻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四人，各榻数本，以赐皇太子诸王近臣。贞观二十三年，圣躬不豫，幸玉华宫含风殿。临崩，谓高宗曰：“吾欲从汝求一物。汝诚孝也，岂能违吾心耶？汝意何如？”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听受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兰亭》，可与我将去，后随仙驾入玄宫矣。”

嗟夫！太宗真爱书者欤？真毁书者也。其求书也，不择道术，务在必得；其赏书也，孤身把玩，意在独得其趣；其



藏书也，死而不已，遗大憾于后人。

惜乎辨才，一生谨慎，老而昏聩，书既不存，人亦惊悸而亡。若无《兰亭》，或能终天年，享安乐，何至于此！

老子曰：“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至矣斯言。

文人相轻

古之文人相轻，求同存异，与人为善；今之文人相轻，求全责备，无所不至。

古之文人相轻，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今之文人相轻，掩己之短，混淆是非。

古之文人相轻，责其辞艺，有舐疮之德；今之文人相轻，摘其操行，有揭疤之痛。

古之文人相轻，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今之文人相轻，无诸己反求诸人，有诸己反非诸人。

古之文人相轻，为求千秋之道也；今之文人相轻，为逞一时之忿也。

古之文人相轻，口诛笔伐，尚存斯文之风；今之文人相轻，拳打脚踢，尽显豺狼之性。

古之文人相轻，虑己不能卓立于世也；今之文人相轻，恨人未肯同流合污也。

古之文人相轻，恃才傲物；今之文人相轻，倚宠卖乖。

古之文人相轻，我行我素，特立不群，成一家之言；今之文人相轻，人云亦云，党同伐异，作应声之虫。

古之文人相轻，轻人而自重；今之文人相轻也，轻人亦自轻。



古之文人相轻，大声疾呼，欲扶盲瞽于既倒；今之文人相轻，无病呻吟，常陷无辜于不测。

古之文人相轻，仅及于一身也；今之文人相轻，祖宗万代不免也。

古之文人相轻，为名也；今之文人相轻，为利也。

古之文人相轻，如在天之隼，蛇、鼠之辈不迹于目也；今之文人相轻，如井底之蛙，江、海之声不入于耳也。

古之文人相轻，如兀鹫之吞腐肉，去朽败而促新生也；今之文人相轻，如狂犬噬赤子，毁英华而绝母望也。

醉 才

世谓“李白斗酒诗百篇”，予常疑之。夫酒，醉人者也。夫醉，寐醒之间也。予未见寐者如醒者之捷悟者也。今有述李太白酒后捷悟之事者，录之，以供后人之辨：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又请所为文。白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数四，号为谪仙人。白酷好酒，知章因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贺又见其《乌棲曲》，观赏苦吟曰：“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曲曰：

姑苏台上乌棲时，
吴王宫里醉西施，
吴歌楚舞欢未毕，
青山欲衔半边日。
银箭金壶漏水多，
起看秋月堕江波，



东方渐高奈乐何。

或言是《乌夜啼》，二篇未知孰是。又《乌夜啼》曰：

黄云城边乌欲棲，
归飞哑哑枝上啼。
机中织锦秦川女，
碧纱如烟隔窗语。
停梭向人问故夫，
欲说辽西泪如雨。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子昂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薄艳已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玄宗闻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绝人，器识兼茂，便以上位处之，故未命以官。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吟咏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上曰：“可。”即遣二内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笔以授之，又命二人张朱丝栏于其前。白取笔抒思，略不停辍，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跖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其首篇曰：

柳色黄金嫩，
梨花白雪香。
玉楼巢翡翠，
珠殿宿鸳鸯。



选妓随雕辇，
征歌出洞房。
宫中谁第一，
飞燕在昭阳。

玄宗恩礼极厚。而白才行不羁，放旷坦率，乞归故山。玄宗亦以非廊庙器，优诏许之。尝有醉吟诗曰：

天若不爱酒，
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
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
爱酒胡愧焉？
三杯通大道，
五斗合自然。
但得酒中趣，
勿为醒者传。

更忆贺监知章诗曰：

欲向东南去，
定将谁举杯。
稽山无贺老，
却棹酒船回。

后在浔阳，复为永王璘延接，累谪夜郎。时杜甫赠白诗二十韵，多叙其事。白后放还，游赏江表山水。卒于宣城之



采石，葬于谢公青山。范傅正为宣歙观察使，为之立碑，以旌其隧。初白自幼好酒，于兖州习业，平居多饮。又于任城县构酒楼，日与同志荒宴其上，少有醒时。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

呜呼！世谓李太白为“酒仙”，夫以仙名，盖以其非人也。非人者以醉傲物，固宜然也。

解经喷饭

《易·同人》曰：“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张邠解曰：“莽，皇帝名。升高陵，谓高陵侯子翟义也。见《王莽传》。”如此解经可以喷饭。

儒者不醇

论者曰：“儒者多醇。予以为未可一概而论也。夫子贤徒七十二，然醇儒几何？”

田常欲作乱于齐，惮高、国、鲍、晏，故移其兵欲以伐鲁。孔子闻之，谓门下弟子曰：“夫鲁，坟墓所处，二三子何为莫出？”子路请出，孔子止之。子张、子石请行，孔子弗许。子贡请，孔子许之。

遂行至齐，说田常曰：“君之伐鲁过矣！夫鲁难伐之国，其城薄以卑，其地狭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伪而无用，其士民又恶甲兵之事，此不可与战，君不如伐吴。夫吴城高以厚，地广以深，甲坚以新，士选以饱，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人守之，此易伐也。”



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所难，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难，而以教常何也？”

子贡曰：“臣闻之，忧在内者攻强，忧在外者攻弱。今君破鲁以广齐，战胜以骄主，破国以尊臣，而君之功不与焉，而交日疏于主。是君上骄主心，下恣君臣，求以成大事难矣。夫上骄则恣，臣骄则争，是君上与主有郤，下与大臣交争也。如此，则君之立于齐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胜，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上无强臣之敌，下无人民之过。孤主制齐者，唯君也。”

田常曰：“善。虽然，吾兵业已加鲁矣，去而之吴，大臣疑我，奈何？”

子贡曰：“君按兵无伐，臣请往使吴王，令之救鲁而伐齐，君因以兵迎之。”

田常许之，使子贡南见吴王。

说曰：“臣闻之，王者不绝世，霸者无强敌，千钧之重，加铢两而移。今以万乘之齐，而私千乘之鲁，与吴争强，窃为王危之。且夫救鲁是名也，伐齐大利也，以扶泗上诸侯诛暴齐，而服强晋，利莫大焉。名存亡鲁，实困强齐，智者不疑也。”

吴王曰：“善。虽然，吾尝与越战，栖于会稽，越王苦身养士，有报我心，子待我伐越而听子。”

子贡曰：“越之劲不过鲁，强不过齐，王置齐而伐越，则齐已平鲁矣。且王方以存亡继绝为名，伐小越而畏强齐，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难，仁者不穷约，智者不失时。今存越示诸侯以仁，救鲁伐齐，威加晋国，诸侯必相率而朝吴，霸业成矣。而王必恶越，臣请东见越王，令出兵以从，此实空越，名从诸侯以伐也。”

吴王大说，乃使子贡之越。



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问曰：“此蛮夷之国，大夫何以俨然辱而临之？”

子贡曰：“今者吾说吴王以救鲁伐齐，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况夫无报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报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发而先闻，危也。三者举事之大患。”

勾践顿首再拜曰：“孤尝不料力，乃与吴战，困于会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唇干舌，徒欲与吴王接踵而死，孤之愿也。”遂问子贡。

子贡曰：“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于数载，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今王诚发士卒左之，以徼其意，重实以说其心，卑辞以尊其礼，其伐齐必也。彼战不胜，王之福也；战胜必以兵临晋。臣请北面晋君，令其攻之，弱吴必矣。其锐兵尽于齐，重甲困于晋，而王制其敝，此灭吴必矣。”

越王大悦，许诺。遂与子贡金百镒，剑一，良矛二。子贡不受遂行。

报吴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幸，少失先人，内不自量，抵罪于吴，军败身辱，栖于会稽，国为虚莽。赖大王之赐，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谋之敢虑？’”

后五日，越使大夫种顿首言于吴王曰：“东海役臣孤勾践使者臣种，敢修下吏，问于左右。今窃闻大王将兴大义，诛强救弱，困暴齐而抚周室。请悉起境内士卒三千人，孤请自披坚执锐，以先受矢石。因遣贱臣种，奉先人之藏器，甲二十领，屈卢之矛，步光之剑，以益军吏。”

吴王大悦，以告子贡曰：“越王欲身从寡人伐齐，可乎？”



子贡曰：“不可。夫空人之国，悉人之众，又从其君，不义。君受其币，许其师而辞其君。”

吴王许诺，乃谢越王。于是吴王遂发九郡兵伐齐。

子贡因去之晋，谓晋君曰：“臣闻曰，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先办不可以胜敌。今夫吴与齐将战，彼战而不胜，越乱之必矣；与齐战而胜，必以其兵临晋。”

晋君大恐曰：“为之奈何？”

子贡曰：“修兵休卒以待之。”

晋君许诺。子贡去而之鲁。

吴王果与齐人战于艾陵，大破齐师，获七将军之兵而不归，果以兵临晋，与晋人遇于黄池之上。

吴晋争强，晋人击之，大败吴师。越王闻之，涉江袭吴，去城七里而军。

吴王闻之，去晋而归，与越战于五湖。三战不胜，城门不守，越遂围王宫，杀夫差而戮其相。破吴三年，东向而霸。

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如此孔门弟子，直是纵横之祖，全不是圣贤门风。

子贡又好废举，与时转货货。家累千金，卒终于齐。

呜呼！夫子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子贡虽侍夫子，然常得夫子之言而反行之。“死生有命，富贵在钱。”其是之谓与！”

是岂圣贤之醇徒邪，是陶朱公之高徒也。



午部 美味岂有此理

食物是说着好，吃起来则未必佳，正如美女，语言的描绘肯定胜过真人。进食之目的有二，一是饱腹，二是享受，所以有人进食饮酒喝茶能够产生情趣，许多文人骚客也正是从食物中找到灵感。

这种意味是有趣的，只要别变成日本茶道那样不堪忍受就好——情趣应该是自然产生，不应人工制造。

酒有千醉，茶通百神，以药名赋文，亦是别有洞天。

酒 说

善饮而不饮，不善饮而饮，善饮而强人不饮，不善饮而强人必饮，皆饮之癖也。

善饮者，饮亦有道，不轻饮，不矫饮，不竭饮，不独饮。

古者李白号“醉仙”，刘伶号“醉颠”，阮籍号“醉狂”，蔡邕号“醉龙”，谢玄号“醉虎”，白乐天号“醉尹”，欧阳子号“醉翁”。此数君子者，取古今人物为醉戏，渺天地山河为醉游，假文章词赋为醉资，醉其形而不醉其心，五斗亦



醉，一石亦醉。

今人之醉，大醉矣。恶醉而强酒，醉而不知醒者也。夫摇尾乞饮者，当为醉狗；勇于牛饮者，当为醉牛；共醉一堂，呕泄狼藉者，当为醉豕；已醉如泥，尚引颈而啜者，当为醉鳖。

嗟夫，酒之为祸大矣！刘伶病酒，非摄生之道；阮籍垆眠，有淫色之嫌。堕井者灭身，骂座者贾祸。然人溺其中，虽迎丛簇而不肯为跬步之退。故张季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人之不得已而嗜之者，宁为酒仙，勿为酒狂；宁为酒狂，勿为酒徒；宁为酒徒，勿为酒鬼。人也，何以鬼之也，醉生梦死，与鬼无以异也。

饮名酒

人好饮名酒，然酒皆以人事名也。

昔有人名玄石，从中山酒家酤酒，酒家与千日酒，忘语其节。至家饮卧，不醒数日。家人不知，以为死也，具棺殓葬之。酒家至千日，乃忆玄石前来沽酒，醉当醒矣，遂往索玄石家而问之。云：“石亡已三年，今服阕矣。”于是与家人至玄石墓，掘冢开视，玄始醒，起于棺中。是谓千日酒。

《輿地志》载村人取若下水以酿酒，醇美，俗称“若下酒”。张协士所云“荆州乌程”、“豫北竹叶”，即此是也。是谓若下酒。

魏贾暉家累千金，博学善著作。有苍头善别水，常令乘小舟于黄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一日不过七八升。经宿，器中色如绛，以釀酒，名“昆仑觞”。酒之芳味，世间所绝，



曾以三十斛上魏庄帝。是谓昆仑觞。

历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郑公愨三伏之际，每率宾僚避暑于此。取大莲叶置砚格上，盛酒三升，以簪刺叶，令与柄通，屈茎上。输菌如象鼻，传吸之，名为碧筒。历下效之，言酒味杂莲气，香冷胜于冰，是谓碧筒酒。

张华既贵，有少时之识来候之。华与共饮九酝酒，为酣畅，其夜醉眠。华常饮此酒，醉眠后，辄勅左右，转侧至觉。是夕，忘勅之，左右依常时为张公转侧，其友人无人为之。至明，友人犹不起。华咄云：“此必死矣。”使视之，酒果穿肠流，床下滂沱。是谓九酝酒。

张华为醇酒，煮三薇以渍曲蘖。蘖出西羌，曲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麦，四月火星出，获麦而食之。蘖用水渍，三夕而麦生萌芽，以平旦时鸡初鸣而用之，俗人呼为“鸡鸣麦”。以釀酒，清美鬯，久含令人齿动。若大醉不摇荡，使人肝胆烂，当时谓之“消肠酒”。或云：“醇酒可为长宵之乐。”二说声同而事异焉。是谓消肠酒。

乌孙国有青田核，莫知其树与实。而核大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刘章曾得二枚，集宾设之，可供二十人。一核方尽，一核所盛，复中饮矣。唯不可久置，久则味苦难饮。因名其核曰“青田壶”，酒曰“青田酒”。

石虎于大武殿前起楼，高四十丈，结珠为帘，垂五色玉佩。上有铜龙，腹空，盛数百斛酒。使胡人于楼上噉酒，风至，望之如云雾，名曰“粘雨台”，使以洒尘。是谓粘雨酒。

河东人刘白堕者善于釀酒。六月中时暑赫，刘以瓮茆酒，曝于日中。经一旬，酒味不动，饮之香美，醉而不易醒。京师朝贵出郡者，远相饷馐，踰于千里。以其可至远，号曰“鹤觞”，亦名“骑驴酒”。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鸿宾带酒之任，路中夜逢劫盗，盗饮之皆醉，遂备擒获，因此复名



“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是谓擒奸酒。

新州多美酒。南方酒不用曲蘖，杵米为粉，以众草叶胡蔓草汁漉，大如卵，置蓬蒿中荫蔽，经月而成，用此合糯为酒。故剧饮之后，既醒，犹头热涔涔，有毒草故也。南方饮既烧，即实酒满瓮，泥其上，以火烧方熟，不然，不中饮。既烧泥固犹存，沽者无能知美恶，就泥上钻小穴可容筯，以细筒插穴中，沽者就吮筒上，以尝酒味。俗谓之“滴淋”。无赖小民空手入市，遍就酒家滴淋，皆言不中，取醉而返。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水竭时，实酒苻，密固其上，瘞于陂中，至春涨水满，不复发矣。候女将嫁，因决陂水，取供贺客，南人谓之“女儿酒”。味绝美，居常不可致也。是谓“女儿酒”。

酒味不同，以水土故也。各地皆有醇酒，名不同，味亦异。试言之：

郢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荈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干和蒲桃”，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詔”，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蝦蟆陵之“郎官清”，河汉之“三勒浆”。

呜呼！古人饮名酒，品味也；今人饮名酒，附庸风雅也。

药名文

尝读《戒庵老人漫笔》，有以药名而成之文，名曰《桑寄生传》。足称工巧，殊可资玩。

其文曰：桑寄生者，常山人也，为人厚朴，少有远志，



读书数百部。长而益智不凡，雌黄今古，谈辞如玉屑。状貌瑰异，龙骨而虎睛。膂力绝人，运大戟八十斤，走及千里马。与刘寄奴为布衣交，刘即位，拜为将军。日含鸡舌侍左右，恩幸无比。荐其友秦苻、周升、杜仲、马勃，上召见之，曰：“公等所谓参苓芝术，不可一日无者也，何相见之晚耶！”生即进曰：“士以类合，犹磁石取针，琥珀拾芥，若用小人而望其进贤，是犹求柴胡、桔梗于泽泻也。”然颇好佛，与天竺黄道人、密陀僧交最善。从容言于上，上恶其异端，弗之用。

木贼反，自号威灵仙，与辛夷、前胡相结连，犯天雄军。上谓生曰：“豺狼毒吾民，奈何？”生曰：“此小草寇，臣请折箠答之。”上大喜，赐穿山甲、犀角带，问：“何时当归？”曰：“不过半夏。”遂帅兵往，乘海马攻贼，大战百合，流血走数里。令士卒挽川弓，发赤箭，贼不能当，遂走，绊于铁蒺藜，或践滑石而蹶，悉追斩之。惟先降者独活，以延胡索系之而归，获无名异宝不可胜计。或曰：“马援以薏苡兴谤，此不可留也。”俱籍献之。上迎劳生曰：“卿平贼如翦草，孙吴不能过也。”因呼为国老而不名。

生益贵，赏赐日积，钟乳三千两，胡椒八百斛，以真珠买红娘子为妾。红娘子者有美色，发如蜀漆，颜如丹砂，体白而乳香。生绝爱之，以为牡丹、芍药不能与之争妍也。上闻，赐以金银花、玳瑁簪，月给胭脂胡粉之费。一日，上见生体羸，谓曰：“卿大腹顿减，非以好色故耶？宜戒淫欲，节五味以自养。”且令放远其妾。生不得已，赠以青箱子而遣之。然思之不置，遇秋风起，固取破故纸题诗以寄焉。其诗曰：

“牵牛织女别经年，



安得鸾胶续断弦。
云母帐空人不见，
水沉香冷月娟娟。
泽兰憔悴渚蒲黄，
寒露初凝百草霜。
不共玉人倾竹叶，
茱萸甘菊自重阳。”

妾答之曰：

“菟丝曾附女萝枝，
分手车前又几时？
羞折红花簪凤髻，
懒将青黛扫蛾眉。
丁香漫比愁肠结，
豆蔻长含别泪垂。
愿学云中双石燕，
庭乌头白竟何迟？
天门冬日晓苍凉，
落叶愁惊满地黄。
清泪暗销轻粉面，
凝尘间锁郁金裳。
石莲未嚼心先苦，
红豆相看恨更长。
镜里孤鸾甘遂死，
引年何用觅昌阳？”

生得诗，情不自胜，乃言于上，召之使返。



然生既溺于欲，又不能防风寒所侵，寢以成疾。面生青皮，两手如干姜，皤然白头翁也。上疏乞骸骨，上曰：“吾曩者预知子之有今日矣。”赐神曲酒百斛，以皂角巾归第，养疾而卒。

作史君子曰：桑氏出于秦大夫子，桑生盖桑白皮之后也。有名嫫媧者，亦其远族。生少孤茆，仅知母而不识父，卒能以才见于时，非所谓郗林之桂枝，沅江之鳖甲也？与其后耽于女色，甘之如石蜜，而忘其苦于熊胆，美之如琅玕，而不知其毒于乌蛇也。迷而不悟，卒以伤生，惜哉！

茶 铭

由苦入甘，君子所贪；由甘入苦，小人所吐。同此甘苦之味，而味有清浊、短长之异，所以酒为人之所耽也，而茶或为人之所弃。

摄生之道

有客诣空空主人，见其箕坐于榻，手持彘肩，大嚼不已。

客曰：“先生休矣。”

空空主人大嚼不顾。

客又曰：“先生休矣。”

空空主人曰：“坐，自取食。”

客起，夺彘肩，曰：“先生何不知摄生若此？”

空空主人曰：“予得摄生之要，故为此也。”



客怨曰：“先生得摄生之要，安得为此害生之行？”

空空主人曰：“饮食男女，人之所以为人也。何以害生为？”

客曰：“凡病百种，积食为本。人之得病，先言减食。先生不得摄生之要，而饕餮终日，寿岂可期耶？”

空空主人怫然曰：“先生何为而发诅咒耶？”

客曰：“人本寿，以嗜欲之故多早夭。今之僻陋淳古之处，寿星比比皆是，以其无欲也；即有欲，亦无泄欲所也。”

空空主人释然曰：“先生以嗜欲之多为害生之行欤？”

客曰：“然。”

空空主人曰：“嗜欲之多故为害生之行，然则何为养生之道也？”

客曰：“减饮食，寡声乐，远女色，读圣贤书，行君子之道，庶几可以养生，可以长寿。”

空空主人笑曰：“敢问何谓圣贤书、君子道？”

客曰：“先生明知故问耶？圣贤书、君子道者，古今之大道至理也，灭人之大欲，养浩然之气，以天下是非为己任，先生胡为乎不知也？”

空空主人曰：“先生陋矣。”

客怫然作色，曰：“适所言，皆天经地义、自古不变之至理也。予虽不敏，何陋之有？”

空空主人笑曰：“夫欲行摄生之道，须先明害生之源，且知其轻重缓急也。”

客曰：“敢问何谓害生之源？”

空空主人曰：“予以为害生之道，思虑甚于酒色，酒色甚于饮食。”

客求详解。

空空主人曰：“疾病大多起于酒色，富贵之家，多以酒



色伤生，而帝王尤甚。虽然，酒色之害不及思虑之害远矣。夫悲哀伤心，忧伤伤肺，惊恐伤肾。而先生所谓读圣贤书、行君子道之摄生也，皆思虑之极者。”

客不解。

空空主人起而曰：“夫读书、行道，出入朝廷，立于君侧，不时有悲哀、忧伤、惊恐之状，虽减饮食，寡声乐，远女色，然殚精竭虑，昼无甘味，夜有警梦，无片刻安宁，是安可清静而摄生也？”

客唯唯。

空空主人又曰：“思虑多则心火上炎，火炎则肾水下涸，心肾不交，人理绝矣。故文人多无子，亦多不寿。”

客坐，持彘肩，亦饔餐不已。



未部 夫妻岂有此理

古时的女人是最是可怜不过的了。

丑女难以谋世，美者红颜薄命。

天下是非，本非女人所能担承，花木兰虽勇，官不过将军。

天下兴亡与女人何干，而腐儒之女人害国论不亦蠢焉？

妇人代丈夫受过说

客曰：“女人祸水。”

空空主人曰：“女人性水，吾知之矣，然则何以为祸？”

客曰：“女人误国。”

空空主人曰：“请言之。”

客正色曰：“昔妲己亡殷，褒姒祸周，西施沼吴，杨妃误君，岂庸赘言？”

空空主人笑而不语。

客问：“先生何哂也？”

曰：“客言谬矣。”

客有愠色，因起而问曰：“敢问先生何谓也？”

空空主人曰：“夫殷纣、周幽，残阳穷途，强弩之末，



力尽而竭，国破人亡，定数也；夫差、明皇，日中而昃，月盈则缺，物极必反，盛极必衰，天道也。狂澜既倒，岂一二小女子之力可挽耶？大厦将倾，岂一二小女子之手能扶耶？”

客复坐，色稍解，徐曰：“狐媚惑主，乱人主之方寸，间君臣之腹心，政失举措，人无伦常，是以破家亡国，遗祸于子孙也。”

空空主人曰：“俗谓‘色不迷人人人自迷’。狐媚岂能惑主，人主自惑也。”

客问：“自惑何以亡国？”

空空主人曰：“惑而溺，溺而愚，愚而顽，顽则无所不至，亡国何足怪也？”

客因笑曰：“然则亡国，一二小女子亦有责焉。”

空空主人曰：“虽然，武后而外，先生可见小女子掌大柄者耶？”

客曰：“未尝见也。”

空空主人曰：“譬之衡，丈夫之权重九，女子之权重一，奈何以一而责之九，以九而归罪一也？”

客不能答。

空空主人默然笑。

客问：“先生何笑？”

空空主人曰：“向为小秀才时，尝吟古人诗，有谓妇人代丈夫受过之句。”

客复起，曰：“愿闻其详。”

空空主人曰：“但佐一笑耳。”

客曰：“解颐何妨。”

空空主人起而吟曰：“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客大笑。



申部 女人岂有此理

女人水性，但有人说女人是祸水。

什么样的女人最美丽？什么样的女人最丑陋？什么样的女人最懦弱？什么样的女人最坚强？什么样的女人最贞洁？什么样的女人最淫荡？什么样的女人最若人怜爱？什么样的女人最招人痛恨？

女人，永远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女人，永远是一道无法破译的密码。

男人大都这么看，可是女人自己也这么看吗？

美丽的女人被诬乱国，坚忍的女人被诬淫乱。……天下是男人的，才有许多荒唐的结论，如果天下是女人的呢？

女人祸水说

客曰：“女人祸水。”

空空主人曰：“女人性水，吾知之矣。然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先生未尝闻与？”

客曰：“载舟覆舟，某之所闻久矣。”

空空主人戏曰：“是水以‘祸’名，亦可以‘福’名。”



客曰：“敢问何谓也？”

空空主人曰：“一言可以兴邦，一言亦可以丧国。女人可以祸国，亦可以兴邦也。”

客曰：“女人祸国，吾知之矣。然何以兴邦也？”

空空主人曰：“先生不闻昭君出塞、木兰从军邪？”

客曰：“闻之矣。”

空空主人曰：“是岂有益于国者邪？”

客曰：“然。”

空空主人笑曰：“非也。夫水，中性也，非福非祸。女人，亦中性也，非祸非福。”

客茫然无措，曰：“先生之言邈如仙，逸如道，某不敏，愿闻其详。”

空空主人曰：“女子祸国，是丈夫之诳也；女子兴邦，亦丈夫之诳也。”

客唯唯。

空空主人曰：“先生岂不闻古人诗云‘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姒’，小女子无缚鸡之力，自保尚难，焉能祸国？”

客曰：“然则昭君、木兰，烈性女也，非小弱者也。”

空空主人喟然叹曰：“先生谬矣！”

客不解。

空空主人曰：“夫昭君居汉阙，尚不能禁画工之毁；其出塞外，又安能止匈奴之侵？木兰当户织，尚不能逃丁役，其从军也，又安能保江山邪？”

客曰：“闻先生之言，我识真女人也。”

空空主人曰：“女人祸国，女人兴邦，皆非女子事也，丈夫诳也。”

客曰：“丈夫何为乎诳丈夫也？”

空空主人曰：“岂止诳丈夫，亦诳女子也。”



客曰：“丈夫之诳，甚矣！”

讨船妓檄

乘画舫歌妓者，性非温润，地实寒微。本由顺水生渥，蹈此下流恶习。泊乎灯节，秽乱山塘。潜隐买棹之私，阴图后稍之嬖。入舱见客，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假声歌于雏燕，陷宾朋于众尘。加以淫僻为心，嗜钱成癖，近狎邪荡，残弃货财，舍旧怜新，迎来送往，神人之所共嫉，刑宪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窃取人意，富家爱子，幽之于火坑；贫薄龟奴，委之以重任。

呜呼！铜洋钱之不作，圆丝锭之已亡。客路囊空，知旧欢之将逝，床头金尽，识薄情之遽衰。

岂有风月可终，烟花常在，拥不败之成业，施必报之厚恩。杜牧之之悲歌，良有以也；郑元和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驱魑蜮，悯壮夫之失足，望败子之回头。观障狂澜，以安砥柱。

塘连七里，河尽三滨。铁篙成群，玉轴相接，玻璃红粉，扫除之后，肃清江浦黄金，匡复之功可建。桂棹迎而秋风起，木兰动而春太平。暗鸣则鸚鵡翻飞，咤叱则燕脂变色。以此正用，何用不余；以此格财，何财不积！

公等或居实胃，或挟金货，或应重寄于异乡，或馁妻子于故土。创犹在目，痛忘忘心？一杯之酒未干，十年之蓄安在？倘能转祸为福，革故从新，共立山海之盟，母后鬼蜮之志，几诸君子，同止游河。若其春恋穷涂，徘徊异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诒后至之灾。

请看天下之乞儿，半是青楼之酒客。



青 楼 曲

一日相思十二时，
情人眼里出西施。
酒残花谢黄金尽，
船到江心补漏迟。



西部 神鬼岂有此理

谁见过神？谁见过鬼？

自称见过神的人是神经，自称见过鬼的人肯定有鬼气。

你相信嫦娥真的奔月吗？你相信肉体凡胎会羽化飞升吗？

偏有些无知妄人，津津乐道于神鬼之论。

鬼是有的——鬼由心生，疑心生暗鬼。鬼，就是你的阴暗心理啊。

神也是有的，一个一身正气，从未做过亏心事的人的奕奕风采就是神啊。

为文劝善，善未必行；行事阴暗，必有鬼欺身。

为人难，为鬼易吗？

神仙之术多诈

(一)

神仙服饵，见于杂书者不一，然其为术也，多诈。

尝见一人服松脂十余年，肌肤充溢，精神强固，自以为得力。然久而觉腹中小不适，又久而病燥结，润以麻仁之



类，不应。攻以硝黄之类，所遗者细仅一线。乃悟松脂粘挂于肠中积渐凝结愈厚，则其窍愈窄，故束而至是也。无药可医，竟困顿至死。

又见一服硫黄者，肤裂如磔，置冰上，痛乃稍减。古诗“服药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岂不信哉！

张道陵者，沛国人也，本太学书生，博通五经。晚乃叹曰：“此无益于年命。”遂学长生之道，得黄帝九鼎丹法，欲合之。用药皆糜费钱帛。陵家素贫，欲治生，营田牧畜，非己所长，乃不就。闻蜀人多纯厚，易可教化，且多名山，乃与弟子入蜀，住鹄鸣山。著作《道书》二十四篇，乃精思炼志。忽有天人下，千乘万骑，金车羽盖，骖龙驾虎，不可胜数。或自称柱下史，或称东海小童，乃授陵以“新出正一明威之道。”陵受之，能治病，于是百姓翕然，奉事之以为师。弟子户至数万，即立祭酒，分领其户，有如官长。并立条制，使诸弟子，随事轮出米绢器物纸笔樵薪什物等。领人修复道路，不修复者，皆使疾病。县有应治桥道，于是百姓斩草除溷，无所不为，皆出其意，而愚者不知是陵所造，将为此之从天上下也。陵又欲以廉耻治人，不喜施刑罚。乃立条制，使有疾病者，皆疏记生身已来所犯之□，乃手书投水中，与神明共盟约，不得复犯法，当以身死为约。于是百姓计念：邂逅疾病，辄当首过，一则得愈，二使羞惭，不敢重犯，且畏天地而改。从此之后，所违犯者，皆改为善矣。陵乃多得财物，以市其药，合丹，丹成，服半剂，不愿即升天也，乃能分形作数十人。其所居门前水池，陵常乘舟戏其中，而诸道士宾客，往来盈庭巷，座上常有一陵，与宾客对谈，共食饮，而真陵故在池中也。其治病事，皆采取玄素，但改易其大较，转其首尾，而大途犹同归也。行气服食，故用仙法，亦无以易。故陵语诸人曰：“尔辈多俗态未除，不



能弃世，正可得吾行气道引房中之事，或可得服食草木数百岁之方耳。其有九鼎大要，唯付王长，而后合有一人从东方来，当得之。此人必以正月七日日中到。”其说长短形状，至时果有赵升者，从东方来，生平未相见，其形貌一如陵所说。陵乃七度试升，皆过，乃受《升丹经》。七试者，第一试：升到门不为通，使人骂辱。四十余日，露宿不去，乃纳之。第二试：使升于草中守黍驱兽。暮遣美女非常，托言远行，过寄宿，与升接床，明日又称脚痛不去，遂留数日，亦复调戏，升终不失正。第三试：升行道，忽见遗金二十瓶，升乃走过不取。第四试：令升入山采薪，三虎交前，咬升衣服，唯不伤身。升不恐，颜色不变，谓虎曰：“我道士耳，少年不为非，故不远千里，来事神师，求长生之道，汝何以尔也？岂非山鬼使汝来试我乎？”须臾，虎乃起去。第五试：升于市买十余匹绢，付直讫，而绢主诬之，云未得，升乃脱己衣，买绢而偿之，殊无□色。第六试：升守田谷，有一人往叩头乞食，衣裳破弊，面目尘垢，身体疮脓，臭秽可憎。升怆然，为之动容，解衣衣之，以私粮设食，又以私米遗之。第七试：陵将诸弟子，登云台绝岩之上，下有一桃树，如人臂，傍生石壁，下临不测之渊。桃大有实。陵谓诸弟子曰：“有人能得此桃实，当告以道要。”于时伏而窥之者三百余人，股战流汗，无敢久临视之者，莫不却退而还，谢不能得。升一人乃曰：“神之所护，何险之有？圣师在此，终不使吾死于谷中耳。师有教者，必是此桃有可得之理故耳。”乃从上自掷，投树上，足不碰跌，取桃实满怀，而石壁险峻，无所攀缘，不能得返。于是乃以桃一一掷上，正得二百二颗，陵得而分赐诸弟子各一，陵自食，留一以待升。陵乃以手引升，众视之，见陵臂加长三二丈，引升，升忽然来还，乃以向所留桃与之，升食桃毕，陵乃临谷上，戏笑而言



曰：“赵升心自正，能投树上，足不碰跌。吾今欲自试投下，当应得大桃也。”众人皆谏，唯升与王长嘿然。陵遂投空，不落桃上，失陵所在。四方皆仰，上则连天，下则无底，往无道路，莫不惊叹悲涕。唯升长二人，良久乃相谓曰：“师则父也，自投于不测之崖，吾何以自安？”乃俱投身而下，正堕陵前，见陵坐局脚床斗帐中。见升长二人笑曰：“吾知汝来。”乃授二人道毕。三日乃还，归至旧舍，诸弟子惊悲不息。后陵与升长三人，皆白日冲天而去，众弟子仰视之，久而乃没于云霄也。

神仙之术多诈

(二)

神仙之术，以长生为说，又谬为不死之药以欺人，故前代帝王及大臣多好之，然卒无验，且有服药以丧其身者。盖由富贵之极，惟恐一旦身歿不能久享其乐，是以一心好之。假使其术信然可以长生，何故四海之内千百年间，曾无一人得其术而久住于世者？若谓神仙混物，非凡人所能识，此乃欺世之言，初不可信。

汉淮南王刘安，汉高帝之孙也，其父厉王长，得罪徙蜀，道死。文帝哀之，而裂其地，尽以封长子，故安得封淮南王。

时诸王子贵侈，莫不以声色游猎犬马为事。唯安独折节下士，笃好儒学，兼占候方术。养士数千人，皆天下俊士。作《内书》二十二篇，又《中篇》八章，论变化之道，凡十万言。武帝以安辩博有才，属为诸父，甚重尊之。特诏及报书，常使司马相如等共定草，乃遣使，召安入朝。尝诏使为



《离骚经》，旦受诏，食时便成，奏之。安每宴见，谈说得失，及献诸赋颂。晨入夜出，乃天下道书及方术之士，不远千里，卑辞重币请致之。

于是乃有八公诣门，皆须眉皓白，门吏先密以白王，王使阍人，自以意难问之曰：“我王上欲求延年长生不老之道，中欲得博物精义入妙之大儒，下欲得勇敢武力扛鼎暴虎横行之壮士。今先生年已耆矣，似无驻衰之术，又无贲育之气，岂能究于三坟五典，八索九丘，钩深致远，穷理尽性乎？三者既乏，余不敢通。”

八公笑曰：“我闻王尊礼贤士，吐握不倦，苟有一介之善，莫不毕至。古人贵九九之好，养鸣吠之技，诚欲市马骨以致骐骥，师郭生以招群英。吾年虽鄙陋，不合所求。故远致其身，且欲一见王，虽使无益，亦岂有损？何以年老而逆见嫌耶？王必若见年少则谓之有道，皓首则谓之庸叟，恐非发石採玉，探渊索珠之谓也。薄吾老，今则少矣。”

言未竟，八公皆变为童子，年可十四五，角髻青丝，色如桃花。门吏大惊，走以白王。

王闻之，足不履，跣而迎登思仙之台。张锦帐象床，烧百和之香，进金玉之几，执弟子之礼，北面叩首而言曰：

“安以凡才，少好道德，羁縻世务，沉沦流俗，不能遣累。负笈山林，然夙夜饥渴，思愿神明，沐浴滓浊，精诚浅薄，怀情不畅，邈若云汉，不期厚丰。道君降屈，是安禄命，当蒙拔擢，喜惧屏营，不知所措。唯愿道君哀而教之，则螟蛉假翼于鸿鹄，可冲天矣。”

八童子乃复为老人，告王曰：

“余虽复浅识，备为先学。闻王好士，故来相从，未审王意有何所欲。吾一人能坐致风雨，立起云雾，画地为江河，撮土为山岳；一人能崩高山，塞深泉，收束虎豹，召致



蛟龙，使役鬼神；一人能分形易貌，坐存立亡，隐蔽六军，白日为暝；一人能乘云步虚，越海凌波，出入无间，呼吸千里；一人能入火不灼，入水不濡，刃射不中，冬冻不寒，夏曝不汗；一人能千变万化，恣意所为，禽兽草木，万物立成，移山驻流，行宫易室；一人能煎泥成金，凝铅为银，水炼八石，飞腾流珠，乘云驾龙，浮于太清之上，在王所欲。”

安乃日夕朝拜，供进酒脯，各试其向所言，千变万化，种种异术，无有不效。遂授《玉丹经》三十六卷。药成，未及服。而太子迁好剑，自以人莫及也，于时郎中雷被，召与之戏，而被误中迁，迁大怒，被怖，恐为迁所杀，乃求击匈奴以赎罪。安闻不听，被大惧，乃上书于天子云：“汉法，诸侯壅阏不与击匈奴，其罪入死。”

安合当诛，武帝素重王，不咎，但削安二县耳。安怒被，被恐死。与伍被素为交亲，伍被曾以奸私得罪于安，安怒之未发。二人恐为安所诛，乃共诬告，称安谋反。天子使宗正持节治之。八公谓安曰：“可以去矣，此乃是天之发遣王。王若无此事，日复一日，未能去世也。”

八公使安登山大祭，埋金地中，即白日升天。

八公与安所踏山上石，皆陷成迹，至今人马迹犹存。

八公告安曰：“夫有藉之人，被人诬告者，其诬人当即死灭。伍被等今当复诛矣。”

于是宗正以失安所在，推问云：“天仙去矣。”

天子怅然，乃讽使廷尉张汤，奏伍被，云为画计。乃诛二被九族，一如八公之言也。

汉史秘之，不言安得神仙之道，恐后世主，当废万机，而竟求于安道，乃言安得罪后自杀，非得仙也。按左吴记云：安临去，欲诛二被，八公谏曰：“不可。”安乃止。

又问八公曰：“可得将素所交亲俱至彼，便遣还否？”



公曰：“何不得尔，但不得过五人。”

安即以左吴、王眷、傅生等五人。至玄洲，便遣还。

吴记具说云：安未得上天，遇诸先伯，安少习尊贵，稀为卑下之礼，坐起不恭，语声高亮，或误称“寡人”。于是仙伯主者奏安云不敬。应斥遣去。八公为之谢过，乃见赦。谪守都厕三年。后为散仙人，不得处职，但得不死而已。武帝闻左吴等随王仙去更还，乃诏之，亲问其由，吴具以对，帝大懊恨，乃叹曰：“使朕得为淮南王者，视天下如脱屣耳。”

遂便招募贤士，亦冀遇八公，不能得。而为公孙卿、栾大等所欺，意犹不已，庶获其真者。以安仙去分明，方知天下实有神仙也。时人传八公、安临去时，余药器置在中庭，鸡犬舐啄之，尽得升天。故鸡鸣天上，犬吠云中也。

呜呼！所谓神仙，人之羽化升飞者也，安有鸡犬随之而冲云者也？是以予常疑之。神仙之术，自古惑人，淮南王之升仙，吾恐实为汉武所害，为免伤亲之恶名，遂为此鸡犬升天无稽之谈，既成安之美誉，又掩天下人之耳目，是一举而数得。后世不得其要，以讹传讹。而持神仙术者，遂以此妄谈为正说，欺人取钱，无不至。…

鬼 论

客问予曰：“世人言有鬼物，其最使人疑乎，谓其无，何以有声？谓其有，何以无形？子试言之。”

予曰：“鬼者，我也。天下有我即有鬼。夫岂别有所谓鬼哉！几疑之起，起于人心，而鬼即凭人心而起。是我之不善之心，即鬼也。我心足以造鬼，鬼不足以扰我也。有为恶



之人，夜半呼之，未有不瞿然惊者，其心有鬼，不料为人之声也；有为善之人，亦夜半呼之，未有不徐而问者，其心无鬼，早知为人之声也。昔尝夜行于路，闻有声自空中来者，徐伺之，则一枯节之竹，风入而为此也。”

予曰：“人之所言鬼者，大抵如斯。天下事，始生于疑，疑久而信，信而深，而假者反真，虚者反实，自然之势也。子曰：‘鬼神之为德，视而弗见，听而弗闻。’其言岂欺我哉？即曰：‘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亦承祭者敬恭之至，想像其状，结而成形者也。是则鬼之有无可以人心为断矣。昔有人饮于友之家，庭隅悬画弓，影射于樽，跃然惊为蛇也，归而病且作矣。友知之复招以饮，白其故，厥疾不药而瘳。无他，释其所疑也。今人之于鬼，亦犹画弓之影耳。慎毋以为恶之心致起其疑，而即以我造鬼，以我惧鬼也可。”

鬼 类

人间一世界也，鬼域亦一世界也。人以类聚，鬼以群分。

鬼之暴而刚者曰狼鬼，鬼之顽而劣者曰兽鬼，鬼之美而艳者曰色鬼，鬼之贪而淫者曰风流鬼，在山曰山鬼，在水曰水鬼，长眠者曰睡鬼，述局者曰赌鬼，醉而不醒者曰酒鬼，有气无声者曰阴鬼，富而吝啬者曰小气鬼，贫而负债者曰穷酸鬼，横死者曰屈死鬼，索命而急者曰催死鬼，率直无拘者曰冒失鬼。

李戴仁尝维舟于枝江县曲浦中。月色皎然，忽见一姬一男子，出水面四顾，失声云：“此有生人！”遽驰水面，若履平地，登岸而去。



当阳令苏汭居江陵，尝夜归，月明中，见一美人被发，所著裾裾，殆似水湿。汭戏云：“非江侏耶？”妇人怒曰：“唤我作鬼！”奔而逐之，汭走，遇更巡方止，见妇却返所来之路。是岂水鬼邪？

吴兴袁乞，妻临亡，把乞手云：“我死，君再婚否？”乞曰：“不忍。”

后遂更娶。白日见其妇语云：“君先结誓，为何负言？”因以刀割阳，虽不致死，人理永废也。是岂狠鬼邪？

王湛判冥事，初叔玄式，任荆州富阳令，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后诬以他事，决杀之以灭口。式遇别优，并有上下考，五选不得官。以问，湛白为叔检之，经宿曰：“叔前任阳令日，合有负心事，其案见在，冥司判云：‘杀人之罪，身后科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叔曰：“诚有此事，吾之罪也。”是岂冤鬼邪？

唐陈导者，豫章人也，以商贾为业。龙朔中，乃泛舟之楚。夜泊江浦，见一舟，逆流而来，亦宿于此。导乃移舟近之。见一人，顴眉大鼻，如吏，在舟检勘文书，从者三五人。导以同旅相值，因问之曰：“君子何往？幸喜同宿此浦。”顴眉人曰：“某以公事到楚，幸此相遇。”导乃邀过船中，眉亦随之。导备酒馔，饮经数巡，导乃问以姓氏。顴眉人曰：“某姓司徒，名弁。被差至楚，已来充使。”导又问曰：“所主何公事也？”弁曰：“公不宜见问。君子此行，慎勿以楚为意，愿适他土耳。”导曰：“何也？”弁曰：“吾非人也，冥司使者。”导惊曰：“何故不得之楚？”弁曰：“吾往楚行灾，君亦其人也，感君之惠，故相报耳。然君须以钱物计会，方免斯难。”导恳苦求之。弁曰：“但俟吾从楚回，君可备缗钱一二万相贐，当免君家。”导许诺，告谢而别。

是岁，果荆楚大火，延烧数万家，荡无子遗。



导自别弁后，以忧虑系怀。及移舟而返，既至豫章，弁亦至矣。导以吝啬为性，际以他事，未办所许钱。使者怒，乃令从者，持书一缄与导。导开读未终，而宅内掀然火起，凡所财物悉尽。是夕无损他室，惟烧导家，弁亦不见。盖以导吝啬，负前约而致之也，是岂小气鬼邪？

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秩满，如京师，常先一程致顿，海陆珍美必具。

至华阴，仆夫施幄幙，陈樽垒，庖人炙羊方熟，有黄衫者，据盘而坐。仆夫连叱，神色不挠。店姬曰：“今五坊弋罗之辈，横行关内，此其流也。不可与竟。”仆夫方欲求其帅以责之，而张令至，具以黄衫者告。张令曰：“勿叱。”召黄衫者问曰：“来自何方？”黄衫但唯唯耳。促暖酒，酒至，令以大金钟饮之，虽不谢，似有愧色。饮讫，顾炙羊，著目不移。令自割以劝之，一足尽，未有饱色。令又以奩中脯十四五啖之，凡饮二斗余，酒酣，谓令曰：“四十年前，曾于东店得一醉饱。以至今日。”令甚讶，乃勤恳问姓氏。对曰：“某非人也，盖直送关中死籍之吏耳。”令惊问其由。曰：“太山召人魂，将死之籍付诸岳，俾某部送耳。”令曰：“可得一观乎？”曰：“便窥亦无患。”于是解革囊，出一轴，其首云：“太山主者牒金天府。”其第二行云：“贪财好杀，见利忘义人，前浮梁县令张某。”即张君也。令见名，乞告使者曰：“修短有限，谁敢惜死？但某方强仕，不为死备，家业浩大，未有所付。何术得延其期？某囊橐中，计所直不下数十万，尽可以献于执事。”使者曰：“一饭之恩，诚宜报答，百万之贐，某何用焉？今有仙官刘纲，谪在莲花峰。足下宜匍匐径往，哀诉奏章，此则无计矣。某昨联金天王与南岳博戏不胜，输二十万，甚被逼逐。瞳下可诣岳庙，厚数以许之，必能施力于仙官。纵力不及，亦得路于莲花峰下。不



尔荆榛蒙密，川谷阻绝，无能往者。”

令于是赍牲牢，驰诣岳庙，以千万许之。然后直诣莲花峰，得幽径，凡数十里，至峰下，转东南，有一茅堂，见道士隐几而坐，问令曰：“腐骨秽肉，魂亡神耗者，安得来此？”令曰：“钟鸣漏尽，露晞顷刻，窃闻仙官能复精魂于朽骨，致肌肉于枯骸。既有好生之心，岂惜奏章之力？”道士曰：“吾顷隋朝权臣一奏，遂谪居此峰。尔何德于予，欲陷吾为寒山之叟乎？”令哀祈愈切，仙官神色甚怒。

俄有使者赍一函而至，则金天王之书札也。仙览书，笑曰：“关节既到，难为不应。”召使者反报，曰：“莫又为上帝谴责事？”乃启玉函，书一通，焚香再拜以遣之。

凡食顷，天符乃降。其上署“彻”字，仙官复焚香再拜以启之。云：“张某弃背祖宗，窃假名位，不顾礼法，苟窃官荣，而又鄙僻多藏，诡诈无实。百里之任，已是叨居，千乘之富，今因苟得。令按罪已实，待戮余魂，何为奏章，求延厥命？但以扶危拯溺者，大道所尚；纾刑宥过者，玄门是宗。徇尔一眚，我全弘化。希其悛恶，庶乃自新。贪生者量延五年，奏章者不能无罪。”仙官览毕，谓令曰：“大凡世人之寿，皆可致百岁。而以喜怒哀乐，汨没心源。爱恶嗜欲，伐生之根。而又扬己之能，掩彼之长，颠倒方寸，顷刻万变，神倦思怠，难全天和。如彼淡泉，汨于五味，欲致不坏，其可得乎？勉导归途，无堕吾教。”令拜辞，举手已失所在。

复寻旧路，稍觉平易，行十余里，黄衫吏迎前而贺。令曰：“将欲奉报，愿知姓字。”吏曰：“吾姓钟，生为宣城县脚力，亡于华阴，遂为幽冥所□，递符之役，劳苦如旧。”令曰：“何以免执事之困？”曰：“但甜金天王愿，请置予为閻人，则吾饱神盘子矣。天符已违半日，难更淹留，便与执



事别。”入庙南柘林三五步而没。

是夕，张令驻车华阴，决东归。计酬金天王愿，所费数逾二万，乃语其仆曰：“二万可以贍吾十舍之资粮矣。安可受祉于上帝，而私谒于土偶人乎？”

明旦，遂东至偃师，止于县馆，见黄衫旧吏，赍牒排闼而进，叱张令曰：“何虚妄之若是？今祸至矣！由尔偿三峰之愿不果，俾吾答一饭之恩无始终，悒悒之怀，如痛毒蜚。”言讫，失所在。顷刻，张令有疾，留书遗妻子，未讫而终。是岂催命鬼邪？

太原王垂与范阳卢收友善。唐大历初，尝乘舟于淮浙往来。至石门驿旁，见一妇人于树下，容色殊丽，衣服甚华，负一锦囊。王卢相谓曰：“妇人独息，妇囊可图耳。”乃弥棹伺之。妇人果问曰：“船何适？可容寄载否？妾夫病在嘉兴，今欲省之，足痛不能去。”二人曰：“虚舟且便，可寄尔。”妇人携囊而上，居船之首。

又徐挑之，妇人正容曰：“□附，何得不正耶？”二人色作。垂善鼓琴，以琴悦之，妇人美艳粲然。二人振荡，乃曰：“娘子固善琴耶？”妇人曰：“少所习。”王生拱琴以援，乃抚轸泛弄泠然。王生曰：“未尝闻之。有以见文君之诚心矣。”妇人笑曰：“委相如之深也！”遂稍亲合。其谈谐慧辩不可言。相视感悦。是夕与垂偶会船前，收稍被隔碍，而深叹慕。

夜深，收窃探囊中物视之，满囊骷髅耳。收大骇，知是鬼矣。而无因达于垂，听其私狎，甚缱绻。

既而天明，妇人有故□下。收告垂，垂大惧曰：“计将安出？”收曰：“宜伏簑下。”如其言。须臾，妇人来，问王生安在。收拾之曰：“适上岸矣。”妇人甚剧，委收而追垂。

望之稍远，乃弃于岸，际棹倍行。数十里外，不见来。



夜藏船处闹。半夜后，妇人至，直入船，拽垂头。妇人四面有眼，腥秽甚，啮咬垂，垂困。二人大呼，众船皆助，遂失妇人。明日，得纸梳于席上，垂数月而卒。是岂色鬼邪？

唐俭少时，乘驴将适吴楚，过洛城，渴甚。见路旁一小室，有妇人年二十余，向明缝衣，投之乞浆，则缝袜也。遂问别室取浆，曰：“郎渴甚，为求之。”逡巡，持一盂至。俭视其室内，无厨灶。及还而问曰：“夫人之居，何不置火？”曰：“贫无以炊，侧近求食耳。”言既，复缝袜，意绪甚忙。又问何故急速也，曰：“妾之夫薛良，贫贩者也。事之十余年矣，未尝一归侍舅姑。明早郎来迎，故忙耳。”俭微挑之，拒不答。俭愧谢之，遗饼两轴而去。

行十余里，忽记所要书有忘之者，归洛取之。明晨复至此，将出都，为途刍之阻，问何人，对曰：“货师薛良之柩也。”骇其姓名，乃昨妇人之夫也。遂问往，曰：“良婚五年而妻死，葬故城中。又五年而良死，良兄发其柩，将廬先茆耳。”俭随观焉。至其殡所，是求水之处。俄而启殡，棺上有饼两轴，新袜一双。俭悲而异之，遂东去。

舟次扬州禅智寺东南，有士子二人，各领徒，相去百余步，发故殡者。一人惊叹久之，其徒往往聚笑。一人执锺，碎其柩而骂之。俭遽造之。叹者曰：“璋姓韦，前太湖令。此发者，璋之亡子。空十年矣。适开易其棺，棺中丧其履，而有妇人履一只。彼乃裴冀，前江都尉。其发者爱姬也，平生宠之，裴到任二年而卒，葬于此一年。今秩满将归，不忍弃去，将迁于洛。既开棺，丧其一履，而有丈夫履一只。两处互惊，取合之，彼此成对。盖吾不肖子淫于彼，往复无常，遽遗之耳。”

俭闻言，登舟静思之曰：“货师之妻死五年，犹有事舅姑之心。逾宠之姬，死尚如此，生复何望哉！士君子可溺于



此辈而薄其妻也！”是岂风流鬼邪？

鬼 诗

“流水涓涓芹努牙，织鸟西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此鬼诗中之最峭者。“钱塘江上是儿家，郎若游时来吃茶。黄土覆墙茅盖屋，门前一树马樱花。”此鬼诗中之最逸者。“数点鬼灯移近岸，夜深苏小踏青归。”是鬼诗之设想幽绝者。

新 鬼

人之初，性本善。故赤子于世，如混沌未开。懵然所行，皆合圣人之道。然世上善人少而恶人多，久之，所行必不容于世，故须学也。所学何也？恶人之道也。

人固如此，鬼亦如之。人言鬼有新宿之分，新鬼如赤子，常怀惻隐之心，常有所不忍。宿鬼多老奸巨猾，无所不为。

夫子曰：“老而不死，是为贼。”是谓人也。然予谓此言亦谓鬼也。人死为鬼，鬼死为何也？

昔人有言鬼事者，有新死鬼之说，读之，堪称奇绝，可下酒一斗。录之，以示今之为人者及后之为鬼者：

有新死鬼，形疲瘦顿。忽见生时友人，死及二十年，肥健。相问讯曰：“卿那尔？”曰：“吾饥饿，殆不自任，卿知诸方便，故当以法见教。”友鬼云：“此甚易耳，但为人作怪，人必大怖，当与卿食。”新鬼往入大墟东头，有一家奉



佛精进。屋西厢有磨，鬼就推此磨，如人推法。此家主语子弟曰：“佛怜吾家贫，令鬼推磨。”乃犂麦与之。至夕，磨数斛，疲顿乃去。遂骂友鬼：“卿那诳我？”又曰：“但复去，自当得也。”复从墟西头入一家，家奉道：“门旁有碓。此鬼便上碓，如人舂状。此人言：“昨日鬼助某甲，今复来助吾，可犂谷与之。”又给婢簸筛。至夕，力疲甚，不与鬼食。鬼暮归，大怒曰：“吾自与卿为婚姻，非他比。如何见欺？二日助人，不得一瓯饮食。”友鬼曰：“卿自不偶耳。此二家奉佛事道，情自难动，今去可觅百姓有作怪，则无不得。”鬼复去，得一家，门首有竹竿。从门入，见有一群女子，窗前共食。至庭中，有一白狗，便把令空中行，其家见之大惊，言自来未有此怪。占云：“有客鬼索食，可杀狗，并甘果酒饭，于庭中祀之，可得无他。”其家如师言，鬼果大得食。自此后恒作怪，友鬼之教也。

难五行之说

五行之说，始于邹衍，而成于汉刘向、班固。然《五行志》等书皆牵扭可笑。

取火于金石，独木也哉？克木者金，而火未尝不克木。予见克土者金，木之克不若金之利也。火水交相克者也。土克水，水亦克土也。总之天地无不生，无不克。万物消长乎阴阳也，若五行生克，谬矣哉！

金克木者，斧斤入林也，不知水渍火焚，木更朽且焦矣。

木克土者，以树根能蚀土耳，然则凡草木虫豸之生长，孽孕于土者，皆克土者乎？土生草木，犹母乳子也，子乳于



母，岂克母耶？

土克水者，以土能堙水不流，是鲋得顺五行之性，而何云汨陈？况土仅壅水耳，水且能决土，则土劣于水明甚。

水克火矣，而火沸水成汤，且烁水使干，非水之定胜也。龙雷之火，得水益烈，又何以称焉？

火克金者，以火之烁金使流耳，而金固无损，固不似土埋水渍蚀之殆尽也。

凡为彼说，皆非穷理格物者所当信。愚谓克者，能也，致能于彼而互相成也。天地五行消息之道，甚精甚微，勿以人世之攻取恩怨之凡情测之，尤不可用之于医，自速其死。

五行生克之说，前人多辨之者，此不过言其气之变通，性之相成耳。非生者果如父母，克者果如仇敌也。

至医家泥于其说，遂谓脾强则妨肾，肾强则妨心，心强则妨肺，肺强则妨肝，肝强则妨脾。岂人之脏腑，日构衅争斗于胸中，得势以骄而即相凌夺乎？

五行之说，虽得自然之理，然非世间万物之法。以五行之说，论天下一切，不唯有张冠李戴之虞，亦有误国害人之祸。

古之持阴阳术者，借五行之说，成一家之言，亦无不可；今之持阴阳术者，托之空言以欺人，小者妄言骗取财货；大者贻误坏人性命。

呜呼！五行生克，间或有之，然谓其为天下万物之法而笃信之，则陋矣。



戌部 官吏岂有此理

酷吏可敬？酷吏可爱？这是谁人在胡说八道？
是空空主人。

吏之所以酷，是以其清廉不恃；官之所以贪，是以其亲善为柄。

天下贪官污吏横行，必是暴君使然。贪官可恨，污吏可憎；然多一二酷吏，未必不可以使天下某地某方吏治为之一清。

酷，好于贪，好于污。人只见其酷，未尝见其清，未尝见其正，憾矣！

酷吏可敬

夫吏以“酷”名，盖人恶之、恨之也。然酷吏中亦有廉足以为仪表，一切彬彬，质有其文武者，其政虽惨酷，其方略教导，禁奸止邪，斯称其位也。汉之郅都、张汤者，酷烈为甚，然其廉正亦古今之极，人畏之，亦敬之，天地共鉴，夷狄咸服。

汉酷吏郅都为人勇，有气力，公廉，不发私书，问遗无



所受，请寄无所听。常自称曰：“已倍亲而仕，身固当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矣。”

济南□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氏首恶，余皆股栗。居岁余，郡中不拾遗。旁十余郡守畏都如大府。

郅都迁为中尉，丞相条侯至贵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列侯宗室见都，侧目而视，号曰“苍鹰”。

临江王征诣中尉府对簿，临江王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间与临江王。临江王既为书谢上，因自杀。窦太后闻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归家。

孝景帝乃使使节拜都为雁门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便宜从事。匈奴素闻郅都节，居边，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雁门。匈奴至为偶人像郅都，令骑驰射，莫能中，见惮如此。匈奴患之。

如此酷吏，匈奴且敬畏之，比后世附胡之吉温者流，天渊也。

汉酷吏张汤决狱，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财察。于是往往释汤所言。

汤至于大吏，内行修也。通宾客饮食，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

而刻深吏多为爪牙用者。依于文学之士，丞相弘数称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狱，皆穷根本。严助及伍被，上欲释之。汤争曰：“伍被本画反谋，而助亲幸出入禁闼爪牙臣，乃交私诸侯如此，弗诛，后不可治。”于是上可论之。汤益尊任，迁为御史大夫。



匈奴来请和亲，群臣议上前。博士狄山曰：“和亲便。”上问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数动。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结和亲。孝惠、高后时，天下安乐。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边萧然苦兵矣。孝景时，吴、楚七国反，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实。今自陛下举兵击匈奴，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由此观之，不如和亲。”上问汤，汤曰：“此愚儒，无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汤乃诈忠。若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汤之为诈忠。”于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无使虏入盗乎？”曰：“不能。”曰：“居一县？”对曰：“不能。”复曰：“居一障间？”山自度辩穷且下吏，曰：“能。”于是上遣山乘鄣。至月余，匈奴斩山头而去。自是以后，群臣震慑。

河东人李文尝与汤有郤，已而为御史中丞恚，数从中文书事有可以伤汤者，不能为地。

汤有所爱史鲁谒居，知汤不平，使人上蜚变告文奸事，事下汤，汤治，论杀文，而汤心知谒居为之。上问曰：“言变事踪迹安起？”汤详惊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谒居病卧闾里主人，汤自往视疾，为谒居摩足。赵国以冶铸为业，王数讼铁官事，汤常排赵王。赵王求汤阴事。谒居尝案赵王，赵王怨之，并上书告：“汤，大臣也，史谒居有病，汤至为摩足，疑与为大奸。”事下廷尉，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导官。汤亦治他囚导官，见谒居弟，欲阴为之，而详不省。谒居弟弗知，怨汤，使人上书告汤与谒居谋，共变告李文。事下减宣。宣尝与汤有郤，及得此事，穷竟其事，未奏也。

会人有盗发孝文园瘞钱，丞相青翟朝，与汤约俱谢，至



前，汤念独丞相以四时行园，当谢，汤无与也，不谢。丞相谢，上使御史案其事。汤欲致其文丞相见知，丞相患之。

丞相之三长史皆恨汤，欲陷之，合谋曰：“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汤阴事。”使吏捕案汤左田信等，曰汤且欲奏请，信辄先知之，居物致富，与汤分之，及他奸事。

事辞颇闻。上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先知之，益居其物，是类有以吾谋告之者。”汤不谢。汤又详惊曰：“固宜有。”

减宣亦奏谒居等事。天子果以汤怀诈而面欺，使使八辈簿责汤。汤具自道无此，不服。于是上使赵禹责汤。禹至，让汤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簿为？”汤乃为书谢曰：“汤无尺寸功，起刀笔吏，陛下幸致三公，无以塞责，然谋陷汤罪者，三长史也。”遂自杀。

汤死，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昆弟诸子欲厚葬汤，汤母曰：“汤为天子大臣，被污恶言而死，何厚葬乎！”载以牛车，有棺无槨。

天子闻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尽案诛三长史。丞相青翟自杀。

呜呼！酷吏若汤者，虽酷烈，然廉亦极矣。比唐来俊臣之纳金入赃、辱人妻女，胜不知几何也！酷吏若汤者，虽可畏，亦可敬也。

酷吏可爱

夫吏以“酷”名，盖人恶之、恨之也。然酷吏中亦有纯



巧而可怜者也。所作所为，皆率且乖也。虽酷烈为甚，亦有令人怜之处也。

汉酷吏张汤少时，其父尝出，汤为守舍。还而鼠盗肉，其父怒，笞汤。汤掘窟得盗鼠及余肉，劾鼠掠治，传爰书，讯鞠论报，并取鼠与肉，具狱磔堂下。其父见之，视其文辞如老狱吏，大惊。至纯、至真，其年少如此者，岂不可爱？

唐酷吏周利贞，武后时为钱塘尉，时禁捕鱼，州刺史饭蔬。利贞忽馈佳鱼，刺史不受，利贞曰：“此阑鱼，公何疑？”问其故，答曰：“适见渔者，禽不获，而有鱼焉，阑得之。”刺史大笑。谄故谄矣，然巧而可爱。

护 过

尝闻护过，与护疾同；自谓无过，即过之丛。过而能改，庶几圣贤；文过饰非，小人以为常；闻过则喜，君子亦难之。

徐存斋由翰林督学浙中时，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颜苦孔子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将领责，执卷请曰：“太宗师见教诚当，但‘颜苦孔子卓’，出扬子《法言》，实非生员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侥幸太早，未尝学问。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时翕然，称其雅量。

不吝改过，即此便知名宰相器识。闻万历初，公有《士作怨慕章》一题，中用“为舜也父者为舜也母者”句，为文宗抑置四等，批“不通”字。公自陈，文法出在《檀弓》。文宗大怒曰：“偏你读《檀弓》，更置五等。”人之度量相越，何啻千里。宋太祖尝以事怒周翰，将杖之。翰自言：“臣负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遂释之。古来圣主名臣，断无使



性遂非者。

又闻徐公在浙时，有二三争贡，哗于堂下，公阅卷自若。已而有二生逊贡，哗于堂下，公亦阅卷自若。顷之，召而谓曰：“我不欲使人争，亦不能使人让。诸生未读教条乎？连本道亦在教条中，做不得主。诸生但照教条行事而已。”由是争让皆息。公之持文体皆此类也。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今人诵其言，而鲜能行其事。倘能行其事，则庶几“不二过”，可为“亚圣”也。

升官图

忠佞由来分两涂，
德才岂与受赃符。
一将名字传见口，
莫把升官当画图。

伶 諫

宋时大内中，许优伶以国事入科诨，作为戏笑。盖兼以广察輿情也。秦桧当国，和议既成，无迎还二圣意。又桧一日于朝堂假寐，误坠其中，都察院吴某立置曲柄荷叶，托首安于椅后，遂名曰“太师椅”。有二优因戏于上前，一人捧太师椅，安排座位，一人盛服缓步而出，耳后戴大金环二垂至前肩。一人问曰：“汝所戴是何物？”曰：“此名‘二胜环’。”一人直前将双环掷诸其背，曰：“汝但坐太师交椅，



受用足矣，二胜之环，丢之脑后可也。”韩侂胄当国恃功，妄作诸事，皆矫旨行之，偶值内宴，伶人王公谨曰：“今日之事政如客人卖伞，不油里面。”史弥远当国，威福日盛，凡有夤缘者必奔走其门。一日，伶人于上前演剧，一人扮颜夫子，喟然而叹，子贡在旁，曰：“子何忧之深也？”颜子曰：“夫子之道，仰弥高，钻弥紧，未知何日望见，是以叹耳！”子贡曰：“子误矣，今日之事，钻弥紧何益？只须钻弥远足矣。”余谓伶人之慧心壮胆，固属可嘉，而诸帝之侧闻谏，如聩如聋，何也？



亥部 文化岂有此理

便壶是什么？便壶之品格胜于佛祖，佛祖心中不能容纳之物，便壶可以容纳。

文化是什么？文化是所有历史、所有事物的方方面面，文化不好扬弃，只好全面接收或抛开。

想接受精华，就不能抛开裹脚布；想满足阴暗心理，别忘了“头上三尺有神明”。

不可能只留下好的，扔掉坏的。就像你爱一个人，你必须将他包括缺点在内的一切全盘接受。

便 壶 赋

荷鳖名之雅制，蕴龙势之曲蟠，惟尔圆融，与人方便。莫笑空空硕腹，能容天下所不容；常叹朗朗矢声，可悦世上之难悦。

宋师慧入朝，隐谏虽无藉于此君，赵文璧纳赂，邀荣直欲奉为至宝。日暖花明，昼依墙角；梦回灯暗，在伴床头。几疑玉杵捣霜，恰应铜壶滴漏。

宽矣，绰矣，颠之倒之，只须荡荡，何用萧萧！



马桶赋

与天地为同体，融乾坤于一炉。耳垂脱兔之象，首仰渴鸟之势。

惟尔解人之忧，不辨尊卑。骐骥固有先登之勇，驽骀亦著安步之能。

呜呼，子之为物，与世无争。伏枥甘心，衔枚自喜。

抓背爬

着体爬罗去，
此君节更坚。
趣酣符□背，
技痒欲摩肩。
透出麻姑爪，
分开钩弋拳。
纵忧芒刺负，
抚掌即安然。

剔牙杖

弄口亦沽唇，
金签索绾银。
齿尊别有杖，



牙慧拾于人。
酒醒攀垂柳，
涂穷检束薪。
何如襟带里，
系佩日相亲？

包 脚 布

布异足缠长，
裁来一尺方。
沿边余半白，
着底染簇黄。
乱扑频飞屑，
微汰有别香。
斜包环四角，
踵趾两相藏。

拜 年

今年仍是旧年人，
换得衣裳簇簇新。
一揖阶头分手去，
暂将红帖寄门神。



腊 八 粥

霜降牵连五九风，
粥名腊八菜名冬。
调和百果成佳味，
有碗先盛□背翁。

烧 路 头

万家爆竹一齐来，
柏子松毛纸马灰。
可怪世人无别计，
但知幽盲发横财。

遣 病

自家有病自家知，
心病还将心药医。
得放手时且放手，
失便宜处是便宜。



慰友下第

说与旁人总不知，
只争来早与来迟。
文章自古无凭据，
你是何人我是谁？

卖 春 联

解馆先生弄笔勤，
春联几副贾斯文。
人来问价增三倍，
不使鹅群笼右军。

有感书怀

年年吃酒酒钱无，
有了髭须弗利图。
今日那知明日事，
只销依样画葫芦。



打 春

青游历历捕东郊，
打碎春牛毳散抛。
莫道乞儿贫薄相，
暂时纱帽暂时袍。

状 元 筹

呼么喝六太仓忙，
一到新年兴愈狂。
也是场中名利客，
探花榜眼状元郎。

春夜书怀

无心插柳柳成荫，
莫道无心却有心。
我本将心托明月，
春宵一刻值千金。



目 录

飞花艳想

第 一 回	众英才花下谈心	(3)
第 二 回	柳秀才舟中题句	(13)
第 三 回	两闺秀湖上遇才郎	(20)
第 四 回	梅兵宪难途托娇女	(24)
第 五 回	栖云庵步月访佳人	(28)
第 六 回	合欢亭入梦逢巫女	(36)
第 七 回	假张良暗计图连理	(42)
第 八 回	慧文君识眼辨真才	(48)
第 九 回	重结鸳鸯双得意	(54)
第 十 回	拆开梅雪两分明	(64)
第十一回	古寺还金逢妙丽	(73)
第十二回	西湖玩月续春游	(81)
第十三回	连及弟驰名翰院	(88)
第十四回	为辞婚钟祸边庭	(93)
第十五回	掷金钱喜卜归期	(100)



第十六回	点宫秀暗添离恨	(104)
第十七回	雪连馨辞朝省母	(111)
第十八回	柳友梅衣锦还乡	(116)

枕 中 秘

第 一 回	投胎	(127)
第 二 回	解笑	(130)
第 三 回	幻梦	(134)
第 四 回	刁宴	(138)
第 五 回	圣墨	(143)
第 六 回	误宴	(148)
第 七 回	辞艳	(153)
第 八 回	寻芳	(159)
第 九 回	巧遇	(165)
第 十 回	重访	(170)
第十一回	假佣	(176)
	真骗	
	花归	
	珠还	
	递书	
	泣卖	
	诉情	
	探病	
	谜骂	
	春愁	
	闺谑	
	斋别	



第十二回	写春 来凤	(182)
第十三回	香消 月圆	(189)
第十四回	课艺 题图	(197)
第十五回	迎秋 染病	(202)
第十六回	梦觉 情释	(207)

岂有此理

子部	天下岂有此理	(213)
	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13)
	人死言善	(214)
	见识论	(215)
丑部	正义岂有此理	(216)
	退隐论	(216)
	隐士论	(217)
	势嘲	(218)
	资格论	(219)
	忠奸辨（一）	(220)
	忠奸辨（二）	(221)
	人佛之间	(222)
	考弊	(222)
	盗亦有道	(223)
寅部	历史岂有此理	(224)



荆轲论	(224)
荆卿诗	(227)
史不可信 (一)	(228)
史不可信 (二)	(229)
史不可信 (三)	(229)
史不可信 (四)	(230)
似与不似之间 (一)	(231)
似与不似之间 (二)	(232)
人殉	(232)
咏史	(232)
卯部 人生岂有此理	(233)
溺爱戒	(233)
达人知命	(234)
活死人说	(234)
戒纳□	(235)
知县念佛	(236)
人身小论	(237)
书房公赋	(237)
好食说	(238)
大智若愚	(239)
辰部 金钱岂有此理	(242)
钱能通神说	(242)
钱铭	(247)
咏钱	(247)
巳部 文人岂有此理	(248)
画史问答	(248)
棋谱铭	(250)
象棋源	(250)



书以人贵论	(251)
书宝	(251)
文人相轻	(254)
醉才	(255)
解经喷饭	(258)
儒者不醇	(258)
午部 美味岂有此理	(262)
酒说	(262)
饮名酒	(263)
药名文	(265)
茶铭	(268)
摄生之道	(268)
未部 夫妻岂有此理	(271)
妇人代丈夫受过说	(271)
申部 女人岂有此理	(273)
女人祸水	(273)
讨船妓檄	(275)
青楼曲	(276)
酉部 神鬼岂有此理	(277)
神仙之术多诈 (一)	(277)
神仙之术多诈 (二)	(280)
鬼论	(283)
鬼类	(284)
鬼诗	(290)
新鬼	(290)
难五行之说	(291)
戌部 官吏岂有此理	(293)
酷吏可敬	(293)



酷吏可爱	(296)
护过	(297)
升官图	(298)
伶谏	(298)
亥部 文化岂有此理	(300)
便壶赋	(300)
马桶赋	(301)
抓背爬	(301)
剔牙杖	(301)
包脚布	(302)
拜年	(302)
腊八粥	(303)
烧路头	(303)
遣病	(303)
慰友下第	(304)
卖春联	(304)
有感书怀	(304)
打春	(305)
状元筹	(305)
春夜书怀	(305)

